

鄭證因著

嶼江俠女



上海建文書局印行

Handwritten red ink scribbles,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.

389

鄭證因著

岷江俠女

建文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25 88108

# 岷江俠女

鄭 證 因 著

## 目 錄

- 
- |   |      |    |
|---|------|----|
| 一 | 私訪鹽區 | 一  |
| 二 | 廉吏被囚 | 一〇 |
| 三 | 呂翁義釋 | 一九 |
| 四 | 設局陷害 | 二九 |
| 五 | 奸商納賄 | 三八 |
| 六 | 插刀寄柬 | 四七 |
| 七 | 懷珠遇盜 | 五七 |
| 八 | 俠女懲暴 | 六六 |
| 九 | 賣珠被陷 | 七五 |
| 十 | 運署警奸 | 八四 |

長篇技  
學小說

# 岷江俠女

鄭證因著

## 一 私訪鹽區

四川永寧道，建昌道，沿江一帶，鹽產頗豐，富川縣的自流井，和榮州的貢井，有大井一百四十五座，每年產鹽不只於供銷本省，更可以供給邊遠之地，所以建昌永寧有鹽法道，有岷江鹽道使，有鹽大使，督理鹽政，但是這種天產富源之地，却給一班鹽梟惡吏造成了致富之源，所以川省最大的流弊，就是產鹽日豐，國家的稅收日減，官民勾結，積弊已經百餘年，偏偏這一任鹽大使，他要剔除積弊，整頓鹽綱，這位鹽大使姓姜名文翰，他是湘江名士，詩書門第，滿腹經綸，胸懷大志，自己總要作一代名臣，不過他有些食古不化，他自從浮沉宦海中，就落了個強項之名，這種官雖是受黎民的擁戴，可是在同僚中落落難合，趨炎附勢視爲卑鄙行爲。

趕來到西川，接了岷江鹽大使之後，他把數十年的檔案完全澈底清查，姜文翰幾乎氣得發瘋，他想不到朝廷設官分治，竟會造成這麼多貪官污吏，這岷江一帶鹽區，比起那一省來弊病全大，這位姜文翰犯了濁氣，他認爲整頓這種鹽政，費不了什麼事，依法懲治幾個綱商和灶戶頭，立刻把這兩道四縣的鹽井，全可整理的清清楚楚，每年可以增加數十萬的國課，那知這位姜文翰只是這麼打算，還沒有伸手去辦，永寧道最有名的綱商屈有慶，已經送來一

份厚禮，價值千金，最奇怪的是另外有鹽運使的一封八行，請姜文翰對綱商格外關照，姜文翰一看到這種情形，知道是風聲洩露出去，姜文翰安心在這一任要轟轟烈烈作一下，自己家中富有田園，更不指着俸祿來養廉，所以就是把前程斷送了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對於這位綱商只是敷衍着，姜文翰却要雷厲風行，清查各灶戶。

這時本衙門中幕府苟幼棠，却從旁勸阻，認爲這種事萬不可這麼辦，苟幼棠是飽經世故，閱歷很深的，他認爲姜文翰只要這麼來，鹽政積弊剔除不了，反要引起無限的煩惱，他更把永寧道建昌道所有鹽井上的情形，全盤說與了姜大人，因爲這種互相勾結，他們全是多年相洽下來，互相漁利，你動他那一方面，全能有極大的力量牽掣你，叫你無法下手，姜文翰却犯了執拗的性子，和這位苟師爺說：「我寧可把這份前程斷送在西川，我也要試一試，從梟匪到綱商全勾結到一處，難道我把弊病查出，鹽運使還能護庇他們不成，那真是暗無天日了。」這位幕府苟幼棠，見姜大人犯了讀書人的執拗性，知道再勸反要惹他的疑心，遂向姜大人一笑道，「鹽運使身受朝廷雨露之恩，豈肯和這班齷齪小人勾結，晚生認爲鹽政積弊，不獨川省有，不過以川省爲甚而已，大人是爲國爲民，請大人一切慎重爲是。」這位苟師爺絃外餘音，認爲姜文翰要招出禍來。

這個姜文翰，他這種執拗的性情，那肯聽別人的勸阻，並且更怕別人攔着自己，在一個清晨，他穿了一身便服，悄悄的離開衙門，出了縣城，緩步走向沿江一帶，一直的撲奔迴流產自流井，在離縣城附近的地方，不是鹽區，村莊集鎮，熙來攘往，顯着那極富庶豐年的樣

子，趕到離城漸遠，漸漸的走近了鹽區，這一帶可完全是荒江野岸了，一眼望不到邊的盡是鹽地，許多的鹽民，全在工作着，一個個衣服破舊，不過這種情形，姜文翰還不以爲然，因爲鄉下人他們是過慣了簡樸生活，何況地方不同，這四川一帶，和江南一帶就差得多了，在江南一帶，你看到農田中種地的農人，不論是男是女，在田間操作，他們一件藍布衫兒，也要洗得乾乾淨淨，舒舒展展，尤其是茶山上，像那些採茶女，尤其是清潔異常，在四川一帶，農民們，就不那麼講究了，就是有新衣服，他們不遇到年節，也輕易不肯穿。

姜文翰作爲閒遊，倒背着手，走在鹽田邊上，想向他們搭訕着說話，可是這些鹽民們抬起頭來，看了看姜文翰，他們仍然手脚不停的在操作着，一個個活像啞叭，可是扭過頭去和他們自己人，依然說着話，却是用他們本地的土語，說的極快，姜文翰就是聽見也聽不懂，實在問得急了，有的抬起頭來，只答了個，「不知道」，你問他什麼，就是這三個字，姜文翰心說這可怪了，怎的一入鹽田，人全變了樣子，連句話全不肯和外人說，這叫什麼風俗，自己是出來要查訪鹽井的實情，問不出話來，那肯就回去，依然往前走，信步的又出來有四五里遠，順着江灣子拐了好幾處，在靠江邊一帶，沒有村莊，盡搭着些竹架子蓆棚，遠遠的望到大片的樹林和竹林一帶，是近山之處，但是那情形，總得出去一二十里，離得很遠了，姜文翰因爲先前說閑話，他們不肯理睬，轉過一個江灣子，又看到一片鹽地，這裏的人還不少，有三四十名，用單輪的手車，正在把晒好了的鹽裝上車，這種小車子，吱扭吱扭的响着，一直向順着鹽田中小道，向東南走去，眼中所望到的，越過這片鹽池，有兩處小村

莊，但是村莊也很小，至多的不過百八十戶人家，姜文翰停在道邊，看到一個年歲稍大的鹽民，很客氣的向他拱拱手道，「老兄，多借光，這裏是什麼地名，我想到迴流崖去，還有多遠的路，」

這個鹽民上下打量了姜文翰一番，還算不錯，他算答了話，向姜文翰道：「迴流崖離這裏遠着呢，老客，你是作什麼的，這一帶荒江野岸，再往前走，好幾處江岔子，你也走不過去，老客你請回吧，想遊山玩景，你渡過江去，這裏除了鹽池，沒有遊玩的地方」，姜文翰道，「老哥，我是想在這裏採辦些食鹽，聽說你們這裏管鹽民灶戶的是一位姓邱的灶頭，我想見他和他商量一下。」這個鹽民聽到姜文翰這個話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問這些事我不知道。」姜文翰還是很客氣的說道：「老兄，一個外地的客人到這裏，何妨幫幫我的小忙，怎的竟給我個不知道。」這個鹽民扭頭看了看，又回身向遠處望了一眼，向姜文翰道：「老客，你別外行了，買鹽往鹽池裏買來，你這是遇上我們這一帶鹽池，全是呂村的老弟兄，老客，你別給我們惹事，我勸你是好話，趁早請，買個百八十片，城內有四城的鹽店，大宗裝船，你能去找綱商，你跑到這裏說這種話，這是遇上我馮華老實人，從來低頭受苦，不惹是非，老客，你這個話，叫別人聽去，你有極大的嫌疑。」說到這忽然遠遠的有一個鹽民低聲招呼道：「老馮，少答理這個，山上有人下來了，爲什麼自找晦氣。」這個鹽民趕緊的轉身走開，躲得遠遠，把個姜文翰木在那兒。

姜文翰仔細一想，果然個人有些太糊塗了，這買鹽那有到鹽池裏來交易的，鹽池上的

鹽，全得交官，有綱商承辦，看起來，這個姓馮的鹽民，還是好人，不過個人一個上流人打扮，和他們隨便的說幾句話有什麼要緊，看他們的情形，似乎全有着顧忌，不願意和外人搭訕，自己眉頭一皺，想了想眼前的情形，姜文翰想到所聽得風言風語，果然不差了，難道這一帶一百七十五座鹽井，全被那灶頭邱桐鳳一人把持，這一班鹽民畏懼他的威勢，好厲害的灶頭呀，他真個敢這麼橫暴拔磨，我姜文翰非懲治這種東西不可，自己也走了半天的工夫，現在已經到了中午時候，口中也有些乾渴，並且來這一趟，就這麼回去也不甘心，對於眼前這班人，說話已經叫他們起了疑心，並且全躲得遠遠的，再向他們問話，決不肯回答，姜文翰抬頭看了看前面的小村莊，遂從鹽池當中所墊起來的小道，向小村走去，路經鹽池中，那班鹽民們，不是把身形轉過去，就是把頭低下，有的竊竊私語，有的還帶着嘆息，姜文翰心想這可真是怪事，難道清平世界，西川出名的產鹽區，就斷絕了路行人不成，這情形好像是看着我有些替我惋惜的情形，姜文翰毫不介意，一直的走到遠遠的這座小村落前。

正當中午，村中不斷有人出入村口，一個個年老的，歲數很小的，和婦女們，不只於衣服穿得又髒又破，一個個臉上全是像是鬧災荒時飢民一樣，很少有正經氣色的，自己走進小村口，村民們全帶着驚異的神色，往村裏走，一條平坦的道路，所有的人家，全是竹籬茅舍，一連過了兩個住戶的門口，一個老婦人，在門口播米糠，一個竹籬內，有年輕的婦人正在用石臼搗米，可是看他們所搗的米，全是陳年腐臭，不能吃的東西，姜文翰越看到這種情形越怒，這西川一帶，在全國中是著名的地方，貢井，自流井，鹽池，產鹽之豐，甲於全



國，並且城裏的情形，非常富庶，所有依靠鹽池生活的一班人，像綱商，鹽店，這些人全列入士紳之流，尤其是綱商們，和官府一樣，出入全是四人大轎，跟班的頂馬，他們那種情形，簡直是揮金似土，並且各處也聞名，凡是綱商，財富最大，可是他們的來源，完全是要仗着這天產的富源，他們剝削取利，可是沒有這些鹽民們終日操作，一個個那又能够發財置產業，怎的鹽民們竟會這麼窮這麼苦，這也太不公平了，好，我姜文翰非要把此中的弊病澈查清楚。

他心中想着，把這小村已經走過了多半趟街，眼看到了村尾，從北邊一個籬笆門內，走出一個老人，穿着一身舊土布短衫褲，補綴着好幾處，光着腳，穿着草鞋，手裏拄着一根竹杖，看那情形，似乎帶着病，走出籬笆門，正往這邊轉來，此時這後街十分清靜，只有幾處小門小戶的婦女們，有的躲在門裏，有的在籬笆內，探頭張望，姜文翰迎着這個老者拱拱手道：「老哥，我向你打聽一件事，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字，我是一個行路的，把路走錯了，靠江邊一帶盡是鹽田，想尋一口水喝，全沒處去找，可是看到村莊裏也沒有茶館，老哥，有甜水賞一口。」

這個老者看到姜文翰這種穿章打扮，一身全是絲綢的衣服，他臉上帶着驚異之色，說道：「客人怎會走到這裏，這沒有通行的道路，你再往東走出去，更找不到人家了，我們這個小村，那裏去找茶館，這個村莊叫呂村，客人，你可別嫌我們這個地方人不懂禮節，你若口渴極了，找口甜水，那倒現成，算不得什麼，不過，我可不便請客人到家中坐，我們這

個地方有規矩，不許容留外人，你等一等，不過茶也沒有熱的也沒有，只有放涼了的開水，客人你要麼。」姜文翰點點頭道：「這就叫老哥多費心了，老哥你貴姓？」這老者道：「我姓呂，鄉下人也沒念過書，也沒有名字，我叫呂二根，客人你等着，我給你取水來。」這老者腿腳很遲慢，可是他決不叫姜文翰跟進籬笆門，少時從裏邊端出一碗白水來，只這麼往返幾步的工夫，老者吁吁直喘，姜文翰把這碗水接過來，喝了兩口，故意的沉了沉，向這老漢呂二根道：「老哥，你們這莊鄉怎的這麼苦，四川是有名的地方，自流井更是無窮的富源，你們住在這裏以鹽池爲生，怎的一家一戶，竟混成這樣，我實在不明白，老哥，你何妨告訴告訴我，」姜文翰說話間水還沒喝完，可是老漢呂二根竟自伸手來接碗，口中在說着：「客人，你還是不必明白吧，請你把碗給我，我還有事呢，」姜文翰道：「對不起等我再把這兩口喝了，」跟着說道：「老哥，你們究竟怕什麼，怎的我來到這一帶，你們說話全是吞吞吐吐。」這個老頭子呂二根，却仰着臉道：「老客，我這變大年歲的人，受了一輩子罪，到了這種年歲，更不願意外惹事了，這一帶不是什麼好地方，老客你睜眼看看，附近的人，所有的村莊，全是受苦受罪的人，這種地方不是客人遊玩的所在，客人你趕緊請吧。」說着話，這個老漢呂二根，伸手把碗接過來，拄着竹杖，向籬笆門內走去，並且隨手把籬笆門關上。

姜文翰看到這呂二根的一切情形，他這麼年老多病，不嫌麻煩，給自己親自取水，是個很熱腸的人，可是向他多問一些村中的事，一個字不肯答，全是在畏懼着一種勢力，怎的這

也是一個大地方，竟會變成這麼荒涼窮困，難道真個有那惡霸一流的人，以極大的勢力，壓迫這班鹽民，連大氣也不敢喘麼，那呂二根進去後，再也不出來，姜文翰知道他是躲避自己了，個人轉身剛要走時，突然聽得這呂二根所住的房後，一片嘩亂之聲，人聲糟雜，此時這附近的幾個人家，有的人從裏面跑出來，張望了張望，因為有臨街這片房子擋着，看不見，可是這時聽到一片狂笑之聲，更連續着罵着，這班出來的人，他們似乎全懂得這種語聲，有的和街鄰擺擺手，他們不約而同，一齊的退回去，姜文翰聽這片聲音，就在不遠，僅隔着呂二根所住的房後，從呂二根所住的籬笆牆旁有一道小巷，大概後面還有住戶人家，姜文翰穿着這條小巷，一直的向後面走過來。

這條小巷沒有多長，只相隔着三四丈，就轉出巷口，後面靠着南邊是一排草房，和前街的情形是一樣，就沒有一處整齊的房子，偏着西一個門口，有四五個人，正在大鬧着，一個女人坐在地上大哭着，內中一個年紀約在三旬左右，生得身量很高，但是這個身形瘦長，面貌長得也非常的難看，一張焦黃的臉，兩道鬪鷄眉，一雙鼠目，鷹鼻子薄片嘴，兩個扇風的大耳，一臉奸滑之氣，一條大辮子盤在脖項上，穿着件灰布短衫，下面灰布的中衣，打着裹腿，橫眉怒目的已向地上坐的那個女人在喝叱着，他身旁這幾個，也全是匪氣十足，和自己沿途所看到的鹽民，完全不同，附近也有人家，有的站在門口，也是躲得遠遠的，有的從竹籬內，偷看張望，就沒有一個人到近前，此時那人正在厲聲喝叱着：「你這小娘們，順情順理的跟我走，沒有二句話講，別的你不懂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這個話你會不懂麼，你死賴

在地上不走，就算了麼，尤二爺對你好言好語，告訴明白你，決不會難爲你，你却不聽尤二爺一派良言，和我這麼刁纏，這自流井一帶，他吃了熊心豹胆，敢跟尤二爺這樣無禮，你想賴債，那算想偏了心，你是走不走！」

那個婦人很年輕，年紀也就在三句以下，此時雖則頭髮散亂，淚痕滿面，可是在這種莊鄉中，算是略有姿色的人，他竟自哭着道：「尤二爺，誰欠的債，你找誰去要，礙着我們娘兒們什麼事，難道他輸了賬，就得用女人抵債麼，你們也太不說理了，就是死了我也不能跟你們去。」這個壯漢把嘴一撇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不識抬舉的東西，阿銀，就憑你這麼兩句話，就會把尤二貴擋回去麼，死也不走，那是你想着，好說不成，難道我就沒法治你麼，來呀，你們動手拉着他走。」身旁的壯漢伸手就抓這個女人，這個女人一路掙扎撞頭，可是他究竟有多大力氣，已被兩個壯漢抓住胳膊架了起來，那個壯漢却向他手下人揮了揮手道：「從西邊出去。」這裏沒有多遠，就是村子邊上，此時姜文翰在巷口邊籬笆門旁悄悄的看着，不由的怒火萬丈，這種清平世界，通都大驛的地方，這羣東西竟會這麼無法無天，真是要造反了，姜文翰此時就不想想個人連個跟人全沒帶，孤身一人身入鹽區，眼中所看到的全是這麼荒涼的地方，這種事多管得麼，可是姜文翰毫不思索的立刻向前緊走了幾步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站住。」這班人先前還是真沒看見姜文翰，此時聽得姜文翰的喊聲，這一班人全停住脚步，那個身量最高的，他在後面轉過身來，看到了姜文翰，也有些驚異，姜文翰此時怒冲冲到了近前，向這人問道：「你這是什麼事，憑什麼一羣壯漢，強架一個女人，你們全是那

裏的？」

這人看着姜文翰又往遠處望了一眼，立刻把面色一沉，向姜文翰道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，你想管閑事麼？」姜文翰哼了一聲道：「我是要得問問，這個女人究竟犯了什麼罪，你們這裏對付他。」此時那個女人被架着，仍在哭喊掙扎，突然聽得有人攔阻這班人，他竟自連聲高喊着：「這位大爺，你救我吧，我丈夫被他們引誘，到崖上去賭，輸了他們的賭賬，却要把我抵債，他們沒安好心，大爺你救命吧。」這個壯漢不住的冷笑着，扭着頭向那女人道：「你自己隨便說，不錯就是這麼件事，欠債不還，就得拿人抵賬，我看他有幾個腦袋的敢多管閑事。」

## 二 廉吏被囚

姜文翰厲聲喝叱道：「你這東西敢滿口胡言，難道這自流井一帶就沒有王法了麼，欠債不還，你可以進城去告他，並且欠賭賬的又不是這女人，你憑什麼架他，你姓什麼？」此人一派狂傲的情形，倒背着手，歪着腦袋，看看姜文翰，此時冷笑着道：「你要問尤二爺的姓名，我叫尤貴，告訴你，別在這裏唬事，任憑你是幹什麼的，這事你就管不着，尤二爺事情忙，沒有工夫和你這種東西多費話，我恩典你，給你兩個字，「滾蛋」，你只要再和我多費二句話，我可對不起你。」說話間這個叫尤貴的向他手下一班人說聲：「弟兄們別聽這一套，走咱們的。」這姜文翰聽這尤貴口出不遜，大怒的說道：「你這種東西簡直是匪棍，你

也太無法無天了，跟我進城，我有地方交代你。」這個尤貴把一雙鼠目一瞪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跑在這裝模作樣，這的太爺們就是不聽這一套，你給我滾蛋吧。」說話間，趕過來照着姜文翰臉上就是一掌，姜文翰往旁一閃，依然被他手指頭打在臉上，姜文翰大聲喊着：「你們真是反了，你敢目無官府。」可是這尤貴真個的凶蠻，他竟自往前一撲，反伸手把姜文翰胸前的衣服抓住，口中在罵着：「你是什麼官府，我也管不着，你要抬出皇帝招牌來，我們就不用話了，相好的，你就別走了，我得問出你是幹什麼的。」姜文翰和他掙扎，並且大嚷着：「我是找你們灶頭邱桐鳳來的，我是鹽大使衙門派來的，調查鹽區，你敢凌辱官府，你可提防你的腦袋。」這個尤貴雖則聽姜文翰說出是鹽運使衙門來的，可是他依然不肯聽，竟自揚手又給姜文翰一掌，這一下把姜文翰，打的半邊臉全紅腫，他信手往西邊猛一帶姜文翰，喝聲：「去你娘的吧」，砰的一下，把姜文翰摔在地上，口中在說着，你冒充官府，跑這裏詐財來，小子你是瞎了狗眼，想到太歲頭上動土，「姜文翰被摔在地上，掙扎爬起，口中不住喊着：「反了，反了，」可是這個尤貴，竟自招呼他手下弟兄道：「別叫他走了，把他拴在更房去，咱們得審問一下，這小子不定是怎麼個路道了，」跟着那四五名壯漢中分出兩個人來，把姜文翰兩臂抓住，架了起來，這個尤貴招呼着他手下那兩名黨羽道：「你們把那個小娘們，送到鹽上去，我回頭就到，」說話間他回身向這兩名架着姜文翰的說聲：「到更房裏去，」姜文翰這才是自尋苦惱，此時後悔也來不及了，因為也看出這種情形，這種地方，你就是喊叫救人，有誰來管，再行和他們強暴分辯，是多找苦子吃，自己

索性任憑他們擺佈，這兩個壯漢抓着姜文翰，那個尤貴在後邊跟隨，順着這條呂村的後街，往前走來，一直的走到前村口邊，緊貼着這個小村子邊，一行柳樹蔭下，孤零零單有一間草房，兩扇已經裂了縫的木板門倒帶着，壯漢們伸手把門推開，把姜文翰推進了裏面，兩名壯漢和尤貴也全跟進來，這間屋中，只有一張木板架的案子，和一條白木板凳，桌上一盞油燈，一柄缺了半邊嘴的宜興泥壺，一隻茶碗，牆上掛着一個木梆子，一面破鑼，靠東牆一個木窗，窗紙不知糊了幾年，全是破孔，冷清清的，除此以外，任什麼看不到，此時姜文翰站到裏面，那個尤貴却來到姜文翰近前，向姜文翰問道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，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，看你這身衣服是城裏的，不過我們鹽區礙着你什麼事，你跑到這充那個不含糊的，你究竟是幹什麼的，說痛快話。」

姜文翰道：「你用不着這麼強暴，我是鹽運使衙門的，到這調查鹽區產鹽的情形，更要找邱灶頭，你們這種行為難道不犯法麼。」這尤貴他絲毫不懼，向姜文翰一伸手道：「拿來。」姜文翰道：「拿什麼？」尤貴道：「怎麼你這麼大年歲的人，和我裝傻，你是找倒霉，你說你是鹽運使衙門派來的，也得拿出點憑據來，那麼我告訴你，我就是四川總督成慶！」姜文翰這一下可叫他問住了，自己因為已遭凌辱，不能再說自己是鹽運使了，就是事後能够依法懲處這羣東西，自己也太丟人，可就是告訴他們是鹽運使，也拿不出憑據，作官的印信，不能隨便放在身上，自己此時真不如一個奉命差派的委員，出來查辦事件的，身上總有一件公事，只得硬着頭皮，向這個尤貴道：「我此來奉命差派，查看鹽區情形，只

是看看當地風土情形，問問產鹽的數量，這用不着公事，我沒有帶着公事，好在我也跑不了，你把我交到城裏任憑那一個衙門，我真犯了罪，官家自會處治我，我有身份，到那時也能證明。」這個尤貴他却啞的一口啞了姜文翰一臉唾沫，厲聲喝叱道：「你簡直是滿口胡言，我本該把你先好好收拾一下，看你這把骨頭，恐怕禁不住尤二爺一拾奪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姜文翰道：「我姓姜，叫姜文。」

這尤貴道：「難為你活了這麼大歲數，穿得乾乾淨淨的，這個樣子，只能在城裏唬事，鄉下人沒見過世面，得分什麼地方，別看我們這自流井一帶，全是苦莊子苦地方，尤二貴這身，沒你穿的講究，可是比你見的多，也不會辦你這種混事，未從想往這個地方來，也先打聽打聽，別說是鹽大使，任憑他多大的官，我們這裏安分守法照交官鹽，不管他什麼官，和我們說不着話，我們不搶不奪不犯法，你憑什麼入鹽區攪擾，我便宜了你，不過你先走走了，老老實實的在這歇會，等着我回明了我邱五爺那裏，聽候他的發落，來呀，把他捆上點。」說話間，姜文翰再想分辯也不成了，兩名壯漢立刻把姜文翰倒剪二臂給捆上，那尤貴向手底下兩名壯漢道：「咱們走，這種東西看不出來麼，只會裝模作樣的唬事，一脚連肝花腸子全得出來，跟我回去，阿銀那個小娘們，他不順情順理，看看尤二爺的手段，怎樣把他擺治順了，你們好好的喝我一杯喜酒。」說話間這尤貴伸手把油燈旁邊一把鐵鎖抓起，這三人立刻出了更房，把兩扇破木板門帶過去，咯噔一聲，把鐵鎖鎖在門上，一陣脚步聲，這三人竟自洋洋得意的走去。



姜文翰此次事作的實不高明，這種地方，民情風俗十分隔膜，無論如何也應該帶兩個人來，他們稍有顧忌，也不敢公然拘禁，至大了吃他們些虧，也是姜文翰一時的晦氣，所遇到的這個尤貴，比那個灶頭邱桐鳳還厲害，這小子在這一帶是無惡不作，尤其是在這自流井一帶，民間也是自成風氣，縣官裏面從來不敢干涉他們的事，在明面上看着他這一安安靜靜，從來不出是非，縣城裏整年裏衙門口看不到他們這裏的鹽民，起什麼鬥歐爭訟，可是他們這裏暗無天日的事層出不窮，不過他們全是受活閻王邱桐鳳的威勢生活，無論多大事，也是全在手裏處理，就不許鬧出他手去，這一來無形中更給活閻王邱桐鳳造成了極大的勢力，地方的安全，他敢保證，所以在官家一方面，邱桐鳳是說一不二。

這個尤貴，出身海盜，更作了些年梟匪，自從投在邱桐鳳這裏，他的本領又好，並且狡詐異常，把個邱桐鳳哄得一天離不開他，大小事全得和他商量，這尤貴也真能計劃，他這一百七十五座鹽井，所有的鹽民擺治的服服貼貼，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個小村山鎮，福緣太大，不是一縣的地方，是永寧道數縣管轄的鹽區，全在他掌握中，這一百七十五座鹽井，也是各有頭目，其中固然多半是他們的私黨拿着權，可是由當地人管轄的也很多，那麼這班管鹽井的頭目們，凡是一個井頭，他們辛苦所得很豐，足夠養家肥己的，但是這個尤貴萬惡已極，他在迺流崖一帶，設立起賭局來，引誘着這班人去賭博，川中在那時賭風很盛，何況他這自流井一帶，更是官府管不了的地方，這個賭局一到太陽落直到天明，全是興高采烈的在這裏賭錢，尤貴是安心來壓榨這班井頭們，叫他們脫不開窮困二字，就不會對灶頭邱桐鳳起

異心，更有幾個人放闊王債，井頭們賭輸了，就向這班人來借債，日子一長，這班井頭們一個個把血汗所得完全送進賭局，個個的落了一身重利盤剝的賭債，這種高利貸，比什麼全厲害，利息白天不長，黑夜長，井頭們弄得每月所得那還有養贍家室，照顧老婆孩子的，一個個有時明白些，但是已經鑽入網羅，無法逃出，全是當地多年的土著，不是有父母，就是有妻子，輸得連件整衣服全穿不上，想離開這裏，全沒有力量了，好歹在這裏向這尤貴哀求哀求，還可以借幾個工資，敷衍着活下去，並且欠了債想走，你也逃不開，只要被捉回來，就打個半死，好歹的當個井頭總比苦工們舒服些，這樣一來，逼得這班井頭們不死不活，可是有那狡猾一些，也是昧起良心作起惡來，變着法子想盡了主意，來算計管領下的這班鹽民，可是他們稍微的緩過半口氣來，却又進了賭局，依然弄個十分狼狽，所以這班人，這一輩子再休想逃出手去，那尤貴更勾引來一班江湖上的舊友，這鹽池一帶，沒有官家干涉，更可以作他們的護符，所以這裏很隱匿着一班在東西川不能立足的人物，川省的鹽政積弊已深，並且是互相勾結，狼狽爲奸，這一來，灶頭邱桐鳳和一班鹽政的大吏們成了一體，這個姜文翰，抱着一片愛國愛民之心，他想來整頓鹽政，這簡直是以卵擊石，私訪鹽區，絲毫沒調查出來，自先落在人家手內，他們竟敢這麼無法無天的把自己扣留起來，當作盜匪看待。

姜文翰沒遭到毒打，也就因爲他到了這，已經有些風聲傳露出來，這個尤貴更惦記着一個鹽民的女人胡阿銀，這個胡阿銀的丈夫，胡順也是個井頭，他這個女人在這種鄉村中，雖

是略有姿色，可是尤貴這種匪類，更是一個貪淫好色之徒，他掂記這個女人不是一天了，可是胡順這個女人行爲很正，尤貴是連遭到他的拒絕，不過這種井頭們在他勢力之下，他只要安心算計你，你就逃不出他手去，打發幾個親信的井頭，引誘着胡順入賭局，幾個月工夫，就把胡順輸得昏天黑地，欠了十幾兩銀子的賭債，天天的被放閻王債的那麼逼迫着，這一個尤貴却把他調到很遠的地方，叫他好好的工作，積蓄工資，好還清利息錢，明面還是一番好意，不叫他再入賭局，其實他這種安心算計，這胡順那會積蓄出工資來，尤貴却趁這種時候，故意的對胡順女人胡阿銀示恩惠，噓寒問暖，送些柴米菜蔬，這個胡阿銀，雖是自幼生長鹽區的女流，他可不像一班女人那癡愚蠢無知，眼中不時看到這班人無法無天暗無天日的時候，已經是十分痛恨，丈夫年輕輕的人，終日埋頭操作，又沒有多少家口帶累，本能的安心的度日，可是自經這個尤貴一注意到他們夫婦身上，阿銀，知道自己是厄運當頭，對丈夫胡順嚴加勸阻，叫他多留神，可是阿銀任憑把嘴說破了，沒有用了，他在鹽灘上，終日操作，一個女人不能隨在他身旁，趕到被他們引誘得走進陷坑中，再想拔腿就晚了，何況尤貴他是安心算計他們，比起對付別人來更加厲害，在明面上，一點看不出來是他的主使，趕到這種閻王債加到胡順身上，所得的工資更是寅吃卯糧，一天比一天窮困起來，家中所有看得見的一點積蓄，也耗得乾乾淨淨，這一束，這胡阿銀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，這尤貴差不多一天到一趟呂村，誰看見他全躲得遠遠的，這胡阿銀家中沒有別人，只有一個才離開懷抱的四歲小兒，胡順被調到四十里外鹽灘上，有人在監督他們工作，私自不准離開，他簡直沒

有回家的時候了，這個家中，就任憑這尤貴來囉唆。

先前他還是用引誘的方法，可是胡阿銀，咬定了牙關，不屈服在他這種暴力之下，不過在這種情形下，除了死掉，沒法子避免，那尤貴所送來的米菜，胡阿銀寧可吃米糠，也不肯動他的，並且家中簡直是不敢呆了，只要望到他一點影子，趕緊跑到鄰居家中躲避，在頭一天，尤貴在傍晚時，到了胡阿銀家中，他不只於胡言亂語，並且動手動腳，就要以強暴手段；霸佔胡阿銀，阿銀竟把他辱罵一頓，抱起孩子跑出小村，躲进村後的柴草垛後，那尤貴他這種行爲，他決不怕人，竟在暴躁着各處找了一陣，沒有找到胡阿銀，正趕上活閻王邱桐鳳有事和他商量，打發人來找他，這才悻悻而去，可是他焉肯甘心，在當天也就是姜文翰來的時候，他先行打發手下的人來探看這胡阿銀是否在家，躲在那裏，這胡阿銀因爲附近的這兩家街鄰，尤貴已經知道自己常去，不能藏躲了，從天一亮，就跑到前街呂二根老伯家中躲避，哭訴尤貴逞凶強暴安心霸佔的情形，這呂二根一個老邁年殘的人，兒子在鹽灘上也是井頭，自己有什麼力量來保護這可憐的女人，只有嘆息，安慰勸解，叫胡阿根暫時忍耐，躲避一刻算一刻，想法子帶信，叫他丈夫胡順回來，只有煩那和尤貴對頭的井頭們，向他哀求一下，求尤二爺饒了這個女人，胡阿銀明知道呂二根老伯所說的話沒用，可是另外也沒有辦法，那知道自己躲了半日的工夫，就被尤貴的手下黨羽探聽着，胡阿銀藏在呂二根家中，他們回去報告的工夫，已經有人到這裏告訴他們躲在這不成了，尤二爺帶的人在籬笆邊聽了半晌，他少時必到這裏搜尋，還不快躲避一下，這個呂二根也吓得驚惶失色的道：「這種人

惹不起，叫他看見躲在我家中，就遭到他一頓打，還算不了什麼，連我兒子的飯碗，全要砸了！」這胡阿銀他倒決不怨恨這個呂二根老伯，知道這種勢力惹不起，在這鹽區一帶，完全是他們這般人的天下，自己遂把孩子秋兒抱起來，從呂二根家中出來。

轉到後街，到了鄰舍房，把這小兒秋兒，託付給鄰居的柳大娘，胡阿銀向這柳大娘說明，你們不要害怕，我們自身的事，不能連累別人，那個萬惡的東西，他是蠻不講理，誰惹的起他，我有這條命和他拚了，大娘咱們全是好鄰居，一樣全是受苦的人，秋兒這麼點的孩子，任什麼不知道，求大娘你照顧他吧，我們大人惹了什麼禍，也不致於連累這麼點小性命，這個胡阿銀把孩子安置在鄰家，自己跑出來，到家中等候，那知這個尤貴今天竟用起強梁竊道的手段，帶着人公然搶架，正趕上這個姜文翰出頭多事，饒沒救了人，自己也遭了劫，被他們困在更房內。

門倒鎖着，也沒有人管，姜文翰又是憤恨，又是後悔，自訪作了這麼些年官，怎的竟辦起這種糊塗事，萬也想不到，產鹽區竟會這麼無法無天，現在弄成了死活由命，好在是只綁着二臂，腿底下還沒給捆上，還能够在屋中活動着，從那破窗紙望一下，鹽灘離得很遠，眼前是一片野地，雖則不斷的看到有人經過，自己知道喊是白喊，這裏全是他的人，誰能够把自己放出去，現在到只有盼着這個惡霸尤貴帶自己去見灶頭邱桐鳳，個人把身份來歷，向他說明，就讓他有不法的情形，難道他敢殺官造反，把我囚禁起來盡自不放麼，可是整整半天的工夫，從破窗戶和破門板全可以看到野地和村中的這條土道，連個人往這裏探頭看看全沒

有，眼看着天黑下來，野地裏鹽灘上的人，有這呂村的人，全絡繹回來，姜文翰從板門縫向外張望，他們三個一羣，兩個一夥，往村裏走着，全在低聲私語，並且有的人向更房這裏看兩眼，姜文翰故意的把板門撞了兩下，爲是引他們前來，可是這班人反倒腳底下加快，趕緊走開，竟沒有一個敢往更房這裏來的，姜文翰不由嘆息，這是作了一輩子官的結果，越是這樣姜文翰倒安心非懲治他們不可了。

天已經黑下來，小村中本來就沒有什麼燈火，這種小莊子，窮苦異常，從門縫中看到對面，籬笆門內，房間的窗上，有些昏黃的燈光，可也照不到他境內，這更房裏更是一片漆黑，姜文翰是從天一亮出來，到這時只有中午喝了一碗水，此時是又渴又餓，又急又怒，自己有心掙扎着逃出去，可是終歸是個文官，臂上這條綁繩就沒法弄掉，自己也猜不透他們是何居心，把個人囚禁在這裏不聞不問，並且這小村中到了這時候，尤其是寂靜異常，連大聲說話全聽不到，姜文翰，只有慢慢湊到板凳那裏，坐在那兒，這可真成了坐以待斃，就在剛坐了不大工夫，突然靠東邊破窗這裏叭叭叭一聲有人輕敲了幾下，姜文翰趕忙問：「誰敲窗戶，你們把我囚禁……」低下的話沒說出，外面有人低着聲音，招呼道：「老客，你可千萬別嚷，你快過來，我問你話。」姜文翰聽的說話人的聲音很蒼老，遂趕忙的站起來，湊到破窗前，也在低聲的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外面的人，很有些驚慌，聲音發顫的說道：「我是呂二根，客人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，你不要說假話，你要知道老漢我對你沒有惡意呀，白天我好心好意告訴你快走，你偏不聽我的話，竟落在了這傢伙的手中，你惹得了麼，自流井是他們的天下，客人你是幹什麼的，你可快說呀。」姜文翰這一天來，眼中看到的情形，自己已經信服鹽區一帶完全是這班惡人的勢力，遂忙低聲說道：「呂二哥，我實告訴你，我是新放到這裏的鹽大使；我名叫姜文翰，單身私訪，來到鹽區，在你的房後遇到那個惡霸強搶女人，我出頭攔阻，反受到他們凌辱，竟把我囚禁在這裏，他們簡直是要造反。」這個呂二根忙的說道：「老漢對你是好話，不必再發這種怨言，他們要是造反倒好了，比造反可厲害呀，姜大人，你是個作官的，比我們這種鄉下人明白，你的勢力，只能在城裏，到這種地方，就叫沒用，現在把你囚在這裏，不錯是犯法，可是鹽區裏要是囚禁一個面生可疑的人，是平常事，他們有話可說，何況，那個活閻王實沒出頭，你更把他怎樣不了，這位姜大人，我呂二根，活到這個年紀，受的這種苦我够了，惹個大禍值得，惹鬧氣遭打罵，我是犯不上了，姜大人，你能走麼，認得路麼？我若放了你，你自己逃得回去麼？」

姜文翰道：「這一帶路徑好走，只要出了鹽池，順着江邊全是坦平的大路，只要沒有人阻攔，我回得了城。」呂二根道：「姜大人，我可担着死罪，現在我放心大胆放你，就因為這裏離着鹽頭很遠，那邊有人下來，這裏看得見，這好趁這時你逃出去，再晚了，恐怕就不易走脫了，那尤貴他現在弄到那個女人，正好絆住了他，你快快逃出去，這裏你千萬不要再

來了。」姜文翰道：「老哥，你能救我我必要懲治這班惡徒，我知道你們全在他勢力之下，受他的剝削壓迫叫你們吃穿全混不上，我姓姜的要爲鹽區鹽民們除這個大害，我非要把這羣東西法辦了不可，呂老哥，我一定叫你們全好好的活下去。」

這個呂二根趕忙說道：「姜大人，你要這麼說我可不敢管你的事了，你想辦誰，這裏所有一班受苦的鹽民，這一句話不敢多說，以外全是他的人，姜大人你是不知道他的勢力，你想動他，你動不成他，姜大人你危險太多了。」姜文翰十分憤怒，向呂二根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，難道他們竟敢抗拒官家，不服王法，我能調緝私營執辦他們，他也敢！」呂二根道：「老漢是一番好意，你先別急，你想辦他們，你沒有找到他們犯法的證據，永寧道所有的官員，和地面綱商和他們是一個人，老大人，我認爲你有這麼大胆子敢到鹽區來，實是好人，現在這些事，說你也不信，我是安心大胆的救你，姜大人，你回到城中，仔細的想一下，緝私營在沿江一帶，多少隻官船，我們可不知道有多少官兵，反正岷江各港口全有官船駐守，查緝和鹽梟匪。」說到這，這個呂二根竟自冷笑一聲道：「官家這麼些兵，這麼多的船，私鹽是不會有了，實告訴你，二這迴流崖一處，每日就得放出二十船私鹽去，還不算別處的，姜大人，你是個愛民的好官，你要想整頓鹽區，救我們這班吃不飽穿不齊全的苦人，上爲國家，下爲黎民，不過你想在這一帶辦，你趁早息了這個念頭，你辦不出他們手去。」姜文翰聽這呂二根的話，越發憤怒，這簡直是無法無天了，怎麼堂堂官吏，會管不了鹽區的灶頭，灶戶們，這簡直是反了天，只是這呂二根是一番好意，自己現在孤身一人，落在他們手中，有什



麼力量，也得先逃出去，遂忍着氣道：「好，呂二哥，你指教我，只要叫我回了城，我一定想妥善的辦法，決不再這麼冒昧了，你想法子叫我出去吧，門能開不能開？」那呂二根道：「那個門鎖可不敢開。」姜文翰道：「門不敢開，我從那裏出去，我的雙臂還被綁着呢。」呂二根道：「只能作爲你自己脫逃，可不能叫他查出來，是我們村中人把你放走的，那一來，不知要連累了多少人，這個木窗，把他拆掉，你不可以出來了麼。」這個呂二根說着話，他却用力的去拉這扇木窗，雖則木窗已經破爛不堪，可是這個呂二根是個老病纏綿的人，那有什麼力氣，好在木窗很矮，姜文翰用肩頭盡力的撞了一下，好在是土皮牆，容易拆落，嘩啦一下，整扇的木窗，已經拉掉，姜文翰知道這種時候，最爲危險，倘若這羣惡霸這時起來，他們那種無法無天的情形，甚麼事全許出了！自己趕緊招呼呂二根：「你探着身子，快快把我背後繩索解開，我把這條繩子還留在屋中，免得他們疑心。」這呂二根摸着黑，解這條繩子，費了半天事，本來他是老實人，那辦過這種事，也實因爲灶頭們和他這班惡黨壓迫過甚，自己才決定這麼冒險的作這件事，但是真動上手時，依然是戰戰兢兢，十分害怕，姜文翰反倒盡力的鼓勵着他，費了半天勁，才把這條繩索解開，姜文翰把兩臂活動活動，略微舒展了些，繩索拋在地上，從這破窗口爬了出來，弄得滿身灰土，那呂二根指着村前一條小道，此時野地裏，有星月之光，略辨路徑，告訴姜文翰順着鹽池邊的小道，一直的够奔江邊，好在這一帶，沒有人看守，只有出去一二里地，江邊一帶有些窩鋪，你躲避開走，快快回城去吧，這裏我盼望你不要再來，老漢辦這件事，只爲你是一個好人，爲什麼白白

的把命送在他們手中，這種地方我也不盼望你再來了，我們生長在這種地方，我也是幹了一輩子作鹽的苦工，天下的烏鴉是一般黑，在灶頭活閻王邱桐鳳以前，也是差不多的情形，不過那班人沒有他厲害，沒有他手段辣，從前是連灶頭也受官家的欺壓，刁難，常常的被押在獄中，這個惡魔接管了灶頭之後，一變已往多少年的情形，他的人情勢力，完全走到了，和官府打成一片，這一來，只有這數縣的鹽民們像牛馬一般受他驅策，一個個辛辛苦苦一生，依然是窮死，你快快去吧，別再耽擱了，路上你留些神，走的脫，從這呂村就望到崖頭那邊，不過相隔很遠，你看這野地裏任什麼看不到，咱們大約只有來世再見了。」

姜文翰此時雖則逃走心切，但是聽到呂二根這番話，又引起憤怒，拉住呂二根的手道：「老朋友，你能够這麼仗義救我，我也不說怎樣報答你，我姓姜的要破出這份前程，爲這一帶的鹽民出口惡氣，我非鬪一鬪他們不可，好，我不便耽擱，咱們再見了。」姜文翰順着村前小道，直奔鹽池，也是心慌意亂，一陣疾走，不住的回頭張望，一直出來二三里地，已轉到江邊，毫無阻隔，辨着方向，這邊的道路倒容易走，沿着江岸，雖有曲折的地方，和港岔子地方，雖在夜間也不會走差了，因爲這一帶是大片的鹽地，他們決不用防犯，決沒有人敢到這一帶來攪擾，在江邊上停放的船全是迴流崖自己的人，尤其是這一帶，不准外來的客船停留，姜文翰躲避着岸邊的窩鋪，一氣兒走出七八里來，離着縣城還有一半路，道路斜轉，直奔縣城，這一帶已經離開鹽池的地方，正往前走着，迎面一片燈火，有許多人也向這條路上走來。

姜文翰此時也真有些力盡筋疲，趕到這片燈火到了近前，有人已在高喊着：「老大人

這裏了，「姜英傑竟自狂奔着跑過來，伸手把父親拉住，失聲招呼道：「父親，你這是從那裏來，怎的弄成這樣？」此時，一班兵弁，也全提着燈籠到了近前，見姜文翰這種情形，十分驚異，姜文翰此時見到兒子英傑帶人迎接前來，他又是慚愧，又是憤恐，究竟是有了些年歲的人，在荒郊野地，一路奔馳緊走，到此時簡直是不能支持了，身軀搖搖欲倒，姜英傑趕忙把父親架住，過來兩名弁勇，一邊一個攙住了姜文翰，姜文翰略緩了緩氣，嘆息一聲道：「英傑，不要問了，回城。」

這姜文翰從早晨私自出衙，在早半天還不覺怎樣，大家也沒理會，因為他常常的微服出行，趕到中午之後，姜英傑可有些着急了，午飯也沒回來吃，趕緊的打發差人，到各處去探問，去了很大的工夫，陸續的回來報告，本城內全沒見去老大人的蹤跡，姜英傑才有了些着慌，趕緊的找到師爺荀幼棠，跟他一說這件事，荀幼棠向姜英傑道：「這位老大人的性情可真是難辦，我已經竭力的勸了他一兩次，我也不能盡自再勸他了，賓主相處，不能够語言上有了衝突，那一來，我只好辭差不幹，他這變任性的作下去，這永寧建昌一帶的情形，實比別處不同，老大人非弄出禍來不算完，今天這麼悄悄的出去，不問可知，是到鹽池一帶私訪去，」荀幼棠說到這裏，一聲道：「我也是隨着老大人一同來到這裏，可是我們作幕的人，對於各處的情形全在細心留意，這川省鹽政，從多年前，我就聽說過了，尤其是這些年來，越發的鬧得厲害，朝廷裏也曾屢次辦人查辦，但是，查辦一次，越發的多加上一層弊病，老大人來到這裏，人單勢孤，合府的官吏沒有連絡，老大人處處爲國爲民，可是這種地方就

叫你沒法施展，英傑，你是很練達世故的少年，作人固然是要本着良心，老大人也是處處認爲自己所行所爲問心無愧，任憑什麼勢力，也敢撞他一撞，這回非弄個一敗塗地不可，你不用別處去找，多帶幾個人，兵弁們全穿着號衣，帶着兵刃，出縣城够奔迴流崖一帶，準能找着大人，英傑，我同着你可不應該說老大人什麼不對，不過事實如此，咱們的交情，也一班人不同，我實敬服老大人的爲人，可是他有時還是世故不通。這個話叫他聽見，可以氣死，就憑他那個樣子到鹽區裏去，那完全叫打草驚蛇，雖則光天化日之下，不致有什麼危險，可是他這種行爲，正是告訴這班人，叫這班人隄防一下吧，這位鹽運使已經着手調查他們一切弊病，運私鹽的情形，你還能查出什麼來，何況川省所有辦鹽政的官吏，上下勾結，你去把大人找回，咱們想法子勸着他，最好是辭官不作，離開這裏，「姜英傑遂帶着一班本衙門的差弁，一直出城，這一耽擱，起身時天就快黑了，所以全帶着燈火，出城之後，在關廂一帶凡是有可以落脚的地方，全看了一下，依然沒有大人的蹤跡，這才直奔迴流崖鹽區的大道，天色已經黑了，這一帶尤其僻靜，入城的人很少，越往前走，姜英傑越覺着父親危險太多了，無論如何到這般時候，也不能再留在鹽區裏，沿途一邊走着，遇到了小村莊還得問一下，直到二更過後快進了鹽灘，這才和姜文翰相遇。

老大人這種狼狽情形，姜英傑只有痛心，也無法細問了，並且也沒帶轎子來，只好由兵弁們架着這位老大人直奔縣城，到了縣城已經是三更過後，仗着是本城衙門的人，並且有兵弁們跟隨，把城門叫開，一直的回轉鹽運使衙門，衙門裏也鬧得鷄犬不寧，差人們依然在城

中各處去尋找，到此時一見老大人已經回來，所有的人看到這位姜大人一身泥土，精神萎靡，全不能支持，就知道是出了事，姜英傑把父親送到後面上房，姜夫人看着也是痛心，趕忙的照顧着他換衣服，躺在床上歇息一下，姜文翰始終是一語不發，直到五更過後，精神略微的緩起，自己又喝了些粥，姜英傑這才試探着問道：「父親究竟遇到什麼事，弄到這樣？」姜文翰長嘆一聲道：「我作了這麼些年官，還沒見到這麼惡的地方，你把幼棠請來。」姜英傑趕緊把荀師爺請到後面，荀師爺來到屋中，姜文翰仍然倚在床上，向荀師爺道：「幼棠，我太失禮了，你不要怪罪我，你請坐我有話和你說。」荀幼棠道：「東翁不要客氣，你受驚了。」荀幼棠就在床邊落坐。

姜文翰道：「幼棠，不是我說得過分，我真叫死裏逃生，險些把這條老命送在這羣匪棍手內，這件事到現在想來，叫我痛恨，我非要懲治這班惡徒們不可了，」遂把自己入鹽池私訪的經過，從頭至尾向荀幼棠說了一遍，荀幼棠聽到姜文翰述說經過的情形，也自驚異，自己也沒想到，這班人竟敢這麼無法無天，這迴流崖是和官府交接的地方，他們整天的和鹽政衙門來往着，所以自己認為姜文翰總然在鹽區耽擱住，也沒有危險，那知他們竟敢用這種匪棍的手段，對付起這麼一個有身份的人，姜文翰十分憤怒的向荀幼棠：「幼棠，你辦一份公事，叫本衙門差弁巡丁，去一二十個人，把那個姓尤的鎖拿，就勢把那灶頭邱桐鳳也給帶來，我倒非要看他們怎樣難惹。」

荀幼棠一聽姜文翰這種辦法，知道要擠出事來了，因為姜文翰入鹽區只是孤身一人，他

們既敢這麼作，必是有所恃，姜大人這種相貌，這種年歲，他們就是不知道準是什麼身份。可也不是平常的老百姓商民，這是任何人看得出來的，這個姓尤的，他敢這麼對付，他就是沒把官家放在眼內，忙的搖搖頭道：「老大人，咱們賓主相處這些年，就是彼此氣味相投，大人，你是爲國爲民，晚生我幫着大人這些年，我也是深恨這班貪官污吏，只顧自己發財，爲子孫掙萬世的基業，不管小民的死活，所以有時候，他也幫着大人去作，不過有時候也得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下，我們自身沒把這官看重了，沒把這份差事看重了，可是下手也得弄個值得，現在大人微服入鹽區遇到這種匪棍，把大人拘禁了一天，這是犯法，但是這個姓尤的究竟在迴流崖一帶是什麼人，我們一點不清楚，在鄉民呂二根口中所得的情形，他是灶頭邱桐鳳的私人，掌握着鹽區的大權，所有鹽區的鹽民們，全在他威勢之下，他說什麼是什麼，大人派人去抓他，這一人抓得到抓不到，實沒有把握了，鹽區裏那麼大地方，倘若他隱匿起來，又該如何，沒有告發的人，沒有證據。」

姜文翰帶怒說道：「我就是被害人，那呂二根就是證據。」苟幼棠正色說道：「老大人，好在你是深信我，倘若咱們賓主相處的日子淺，我這麼說話很有嫌疑了，鹽區中既然是這種無法無天的情形，他們什麼手段不敢用，大人自身說是被害人，叫那個呂二根作證，他饒救了大人，大人居心何忍反害他，老大人只要露出來，是呂二根釋放的，他就別想再活下去，這城中你看看是處處有國法來管着黎民百姓，離開縣城尤其是這種地方，完全在灶頭邱桐鳳勢力所轄之下，鹽民的生死，全在他掌握中，他們想消滅這麼個無足輕重的人，不過

一舉手之勞，人被消滅了，也不過落個失蹤，你找證據，全是他的人；鹽民們被他壓迫已久，誰還敢替外人來說話。」

姜文翰帶怒說道：「幼棠，叫你這樣說來，他們就成了反叛，沒法子管他了，我這個前程不要了，這個官我也不想作下去，我要鬥一鬥這種惡勢力。」

荀幼棠道：「老大人，你還是別這麼固執，這麼辦不好，拿蛇拿頭，無論如何，你把那個灶頭活閻王邱桐鳳傳了來，也不用說是什麼事，只告訴他們知道他鹽區中有這麼個姓尤的，叫邱桐鳳把這個人交出來，這裏問話，只要這個人他肯交出來，我們就好辦了，弄到我們手裏，不怕他不認賬，那時審問出他這種逞凶作惡的情形，我們是辦鹽政的衙門，不能處治他，把他交到富順縣衙門，依法處治他，我們辦我們應該辦的事，只要找到他，營利舞弊，結交梟匪，販運私鹽的口供，把這個邱桐鳳只要扣起來，將來的事就好着手了，那時改變鹽區的制度，整頓鹽政才能有成效，大人你不聽晚生的話，這時派人去到迴流崖抓這個人，我們不是地方官，我們只能查緝私鹽，調動緝私營，他把人全隱匿起來，何況灶頭邱桐鳳是極勢力的惡霸，這建昌道的官府，和他全有來往，大人你怪罪晚生我也得說，他能反告你一下，那一來，你沒有充足的證據，你不能無故就拍起灶頭來，倘若他私下一句話，一百七十五座鹽井，全行停止無論是官鹽包商，他們全不交了，大人你担得了麼，這是誰全看得出，瞧得見的手段，你又能把他怎樣，老大人，你還是暫時息怒，吃這個啞吧虧，慢慢的處理，把他們穩住了，倒能下手了。」

姜文翰自身受到他們這麼無法無天的對付，這口怨氣實在不出，他還是和苟幼棠爭執，認爲自己一個堂堂的辦鹽政大員，叫人家囚禁起來，連一個灶頭灶戶全辦不了，太丟人了，可是姜英傑和姜夫人因爲苟師爺是多年的舊人，在他面前沒有拘束，也從旁勸解，叫姜文翰無論如何也得漿養兩天，派衙門的差人，去傳那灶頭邱桐鳳，把他傳來，他不交人不成，找他要人，是他管領鹽井的地方，他不能不認賬，那呂二根，和那個被難的婦人，是他鹽井內的私人，你想替他們這班人伸冤，非得叫府衙裏派人去查辦，我們伸手管是越權，自己不能不把脚步站住，這種事從根子上剷斷，只要把邱桐鳳這個灶頭弄掉，他的勢力沒有了，其餘的事自然迎刃而解，姜英傑等極力的婉勸着這位老大人，苟幼棠破釜沉舟，痛陳利害，姜文翰終因爲苟幼棠是自己最信任的人，品學兼優，兒子和夫人也全是一片爲保持大局之心，姜文翰怒火稍熄，這才答應了派人去傳灶頭邱桐鳳。

#### 四 設局陷害

苟幼棠退出上房，姜英傑跟出來，出得屋來，苟幼棠向姜英傑看了看微微一笑，用手巾擦了擦頭上的汗，姜英傑不住的連連拱手，知道苟師爺真是一片心血，一同到了前面簽押房中，苟幼棠長吁了一口氣，向姜英傑道：「好難辦的事了，這位老大人真叫人着急，也叫人痛心，吃了這種苦子，竟不能洩憤，前途的事還有麻煩。」姜英傑皺着眉道：「這件事，全仗着老師你維持了，你方才的情形，錯非是老師你，能够這麼盡力的開導勸解，他是非要派



人去抓這個姓尤的，老師你總得盡力設法把這件事別辦出過分的風波來，這麼遠的地方，出來作這個官，弄不好，不要再全毀在這。」荀幼棠道：「看吧，事情的演變如何，連我也沒有十分把握，咱們先試試看。」荀幼棠很慎重的寫了一份簡單的公事，派了本衙門四名差弁，帶着公事，到迴流崖去傳灶頭邱桐鳳。

差人去了半天多才回來，向師爺回覆，灶頭邱桐鳳不在，說是已經運鹽出境，說不定幾天回來，幾時回來幾時到，荀幼棠一聽這種情形，簡直叫擠事，這叫欺負外行，一個當灶頭的管理鹽區出鹽的事，他只能向綱商鹽運使鹽道衙門辦理交納官鹽的事，運鹽出境用得着他麼，他管不着，好個狡展的東西，自己索性給他說破了，那個姜文翰在內宅歇息，還不住的催問着，荀幼棠只得婉言回覆，告訴姜文翰，這種情形，不必生氣，這是在意料之中的，因為老大人一入手未能十分嚴祕，事情辦錯了，也不能後悔並且這種情形，不錯，也未嘗如願，若是雷厲風行的在他絲毫沒有覺查之下，把灶頭邱桐鳳扣起來，還怕有別人不答應呢，他越發展越好，我們不嫌麻煩，索性給他說破了，當灶頭的沒有運鹽出境的道理，一個當灶頭的竟敢這麼蒙蔽上官，抗傳不到，他只要再不到我們就可以拘捕他了，任憑你一切私弊沒落在我們手中，我們是管的着灶頭的衙門，傳訊你爲什麼不到，我們先把脚步站住，姜文翰此時也叫無法，只好聽憑荀幼棠去辦理，並且他本身也氣病了，趕到第二天再去，他們一口咬定此人不在，請去的人只管搜查，無私無弊，平時灶頭是常進城，那一天也不斷的出入各衙門，若是在家有什麼不敢去，只請衙門裏稍等一兩天，我們派快船去，追上接他回來，去

的人向他們打聽這個灶頭沒在，有一位大管事的尤二爺，一定在家了？」可是崖上的人，一口回絕，不知道，這鹽區裏也沒有這種稱呼，全是賣苦力氣人，只有招呼名字，和張三李四，担不起這種稱呼，差人們問什麼話，也問不出來，當時的情形，你又找不到灶頭邱桐鳳，又是白走了一趟。

連苟幼棠也是十分生氣，可是這兩天的工夫，衙門裏可熱鬧了，先是本城的鹽店主持人來望姜文翰，姜文翰因為有病擋駕，可是跟着綱商是非見負責人不可，只好由苟幼棠姜英傑接見來人，又是本城有名的綱商屈有慶，苟幼棠等早知道，因為到任時，他們就一連請了兩次客，並且本衙門中，一班舊人們口頭中，全露出這個綱商屈有慶的勢力，此時苟幼棠和姜英傑和他會見之下，這位屈有慶竟自從閑話中，透露出管理鹽井的灶頭邱桐鳳他掌管鹽井多年，盡心盡力，在官家方面，綱商方面，全得到極大的幫助，此人掌管着一百七十五座鹽井，深得民心，鹽民們對他極信仰，所以凡是官家有點什麼困難的事，只要對灶頭邱桐鳳示意，他沒有不盡心盡力的地方，屈有慶請苟師爺姜英傑在老大人面前把這份意思達到了，對於灶頭邱桐鳳多照顧些，並且最後帶着威脅的口吻指示出，過去很有幾個不知輕重的人，像前任的緝私營統領，故意的刁難他，沒把這個灶頭放在眼內，這緝私營統領終於弄了個革職查辦，官丟了，還弄個一貧如洗，狼狽離川，這就是他作官太不聰明的地方，鹽區一帶，是川省的命脈，國家的稅收，地方上的用度，全在他們身上生產出來，你想和這班人為難那是和自己搗亂，苟幼棠只有連聲答應着，決不向他說什麼，可是最後這個綱商屈有

慶，竟自從袖中取出一個紅封套，遞給了苟幼棠道：「知道老人家有些輕恙，商民們也不知老人家喜愛吃什麼東西，這是商民一點孝心，請師老爺轉交。」苟幼棠略一思索，向屈有慶道：「這個我們可不敢主張，我們敝上從來是不收受贖贈的，我給老兄問一聲。」可是屈有慶含笑站起，向苟幼棠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不用再回覆費上了，反正官不打送禮的，何況我們是情願盡這一點小意思，題不到話下，我告辭了。」這網商屈有慶決不聽苟師爺和姜英傑的攔阻，告辭而去。

苟幼棠把他送走之後，姜英傑向苟幼棠道：「老師，這分明是納賄情託，這個錢怎麼收得。」苟幼棠道：「這叫誘人作惡，他們就仗着這種臭錢，才敢這麼無法無天，這種錢何不收下，只怕那灶頭邱桐鳳的面也難得見，這筆贓款，我們分文不動，原封給他放着，將來再說。」苟幼棠對於這種事可不敢隱瞞，也向姜文翰稟明，自己把這筆賄賂收下，一來是留作他們納賄情託的證據，二來更可叫那灶頭邱桐鳳放胆前來。姜文翰這兩天病體略好，依是一步不肯放鬆，連續着派人去到迴流崖傳那灶頭邱桐鳳，直到第五天，竟把這邱桐鳳傳來，姜文翰親自要看看他，要向他偵問鹽井上包銷和鹽的情形。

升堂之後，把這個灶頭帶進來，姜文翰一看這灶頭邱桐鳳這份相貌，就帶着不是安善良民，身量高大，一張蟹壳色的臉面，黑中帶青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黃眼睛，塌鼻樑，刀字口，唇上黃焦焦的鬍鬚，一身的衣服倒穿得十分樸素，並且禮節上是一點不差，十分恭敬，姜文翰也沉住了氣，和顏悅色的向這邱桐鳳道：「你就是自流井鹽井的灶頭，你對於官家很能動

力，本使初到任，對於川中的鹽政，知道的不大清楚，可是我管的是官鹽督運事情，我就不得不驚動你這位灶頭了，屢次三番派人去請，邱灶頭，你的架子也太大了，我想不到你居然會肯這麼賞臉的來見我。」

邱桐鳳忙向上說道：「大人，你這麼說，我邱桐鳳可是罪該萬死了，我一個當灶頭的那敢那麼狂妄，別說是正式的衙門，該管的上司，就是一名緝私營的官頭呼喚我，我也得立時到，我一個當灶頭的敢不聽誰的話，大人，傳喚我時，正因為隨着幾隻官船運鹽出境，我還稍帶着辦一點私事，所以大人傳喚我就攔了這麼幾天，小民實沒有那麼胆量，敢抗傳不到，並且小民又沒有犯罪，又有什麼可怕的呢，大人傳喚小民有什麼吩咐？」姜文翰道：「沒有事我也不敢勞動你，在你管轄下，領率鹽池上鹽民的，一個很能辦事的人，這人聽說叫尤貴，他跟你同手共事多少年了，我很想見見他，因為我們往後我們不斷的得交接一切鹽務上的事情，這種能辦事的人，叫他常常的到我這裏來，也省得麻煩你。」邱桐鳳面不改色的說道：「大人說的這個人，我聽着很耳生，我身邊並沒有這麼個人。」姜文翰冷笑一聲道：「邱桐鳳，你不要過分的藐視我，你們全是一班安分守法的人，何況是給官家効力，這個姓尤的，在迴流崖已經多年，和你一手作事，他也掌着自流井鹽田的大權，本使已經查得清清楚楚，你怎麼敢說不認識此人。」

這邱桐鳳也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大人，小民是奉鹽運使批准掌管灶戶，大人也是辦鹽政的，傳小民來，不敢不來，你問起我鹽區的人來，我認識的自然告訴大人，這鹽池上一百七

十五座鹽井，上千上萬的鹽民，大人隨便的問我一個人的姓名，我實無法答對，他是不是偷官鹽私賣，勾結梟匪，有這種事，小民全應當協助官家查辦，小民實不知大人是何用意，我不認識這個尤貴，我附近鹽區更沒聽說有這麼個人。」姜文翰冲冲大怒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邱桐鳳，我久仰你的大名，你果然好厲害，你不認識，我倒見過，這人跟隨你多年，你在我面前，竟敢不承認，是何居心！」邱桐鳳道：「大人若認爲小民有什麼不法情形，只管按律懲治，一個作灶頭的，無權無勢，跟老百姓一樣，大人把小民傳來，問起這些閑事來，我真無法對答，請大人看着辦吧。」

姜文翰是怒火萬丈，但是有說不出的苦，自己被他拘禁，現在若是向邱桐鳳身上推，他不承認，你是一點辦法沒有，只有把這個人抓來，才能處治他，姜文翰忍着怒火說道：「邱桐鳳，我向你問這個姓尤的，你給我個一推三不知，我也沒法向你追問，這件事，你心裏明白，我心裏明白，我是另有辦法。」姜文翰跟着追問起，自流井產鹽的情形，以後附近這一帶的鹽民們，爲什麼生活那麼困苦，他們整天在操作，依然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體，四川省自流井一帶，是天產富源之地，名震全國，怎的會弄到這種情形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？」

這邱桐鳳臉上反倒帶着笑容，看了看姜文翰，說道：「大人這種話，分明是到過產鹽區一帶，看過他們情形了，這件事叫小民全感激不盡，大人真是好官，關心着鹽民的生活困苦，這件事小民也請求大人爲鹽民造福，請大人到鹽區裏多走幾次，仔細的問問他們，爲什麼總是那麼窮，好在這種事極容易查，鹽池產鹽的數量，有一定的數目，這鹽田是全有綱商承辦，

官鹽也是照章交納，至於鹽民所得全是官家所定的辦法，這件事可不是小民所敢過問的，我們也覺着苦，只不過餓不死，也就很知足了，和種莊稼地差不多，有一樣便宜，就是始終沒有荒年，所以日子過的苦，一個個能够長久活下去，請大人你趕緊辦，所有靠鹽田爲生的，真能够改善了官家的待遇，誰不感念大人你的恩德，小民這裏先謝謝你。」

這個姜文翰簡直要氣破肚子，不由冷笑一聲道：「邱桐鳳，據我所知，可不是這種情形了，苦了鹽民富了灶頭，他們的肉，全放到你身上，你是財產日富，鹽民們日趨窮蹙，邱桐鳳，你居心何忍，我勸你拍拍良心，想一想，你的財也發得够了，可以對一班苦百姓們放手，鹽池究竟年產多少鹽，你究竟說實話。」

灶頭邱桐鳳面色鐵青着道：「大人這種話，小民無法回答，窮了鹽民富了灶頭，我富在那裏，我當了一份灶頭，終年辛苦，督叱着鹽民，怕他們偷閑懈怠，够時候交不上官鹽，一方面還得應付着鹽運使，鹽法道的官差，小人不過穿得整齊些，吃得飽些而已，那一個當舖，那一個票莊是小民的，大人你給小民加上這種名義，我恐怕就不易活下去了，鹽民們還不把我生吃了，至於鹽池上每年能產多少鹽，其實大人這裏也有賬可查，鹽運使衙門也有卷可查，小民是實報實銷，出多少交多少，數目比較官家限制的多了，我們能够多佔些利潤，也就是鹽民們多得一點好處，除此以外，小民不知道。」姜文翰大怒，一拍桌子道：「你不要拿我姜文翰當外行，我是問你每年究竟走多少私鹽。」

灶頭邱桐鳳道：「大人這個話却奇了，我真不懂大人是什麼意思，這鹽灘上全是實報實

銷，所有沿江一帶鹽池，產銷的數目據實報銷，有綱商承辦，有官家督運，我們一個灶戶，只知道出多少鹽交多少鹽，至於有私鹽外運，難道緝私營就瞪眼不管麼，我們指着血汗來掉幾個錢養家餬口，我們是不敢作犯法事，鹽池鹽井全擺在那，大人盡管去看。」姜文翰見這灶頭邱桐鳳，狡猾異常，可是據自己私下調查所得，這一百七十五座鹽井所產的鹽，已交到官家的，不過十分之一二，其餘的完全是鹽梟包運，這一帶的鹽商完全勾結，上下其手，這麼空口問他，決不肯承認，遂向邱桐鳳道：「既是奉公守法，所有鹽井完全在你掌握中，本使此次定要查清鹽區積弊，我拿着真憑實據時，再向你講話。」說罷，拂袖起立。

可是灶頭邱桐鳳毫無懼怕的情形，反陪着笑臉向姜文翰道：「大人，依灶民看，大人這是多體恤，多恩典，自流井一百多座鹽池，不是三年五載的事了，從來官民全是實報實銷，就是有幾個不法的窮人，從鹽井上工人的手中買些私鹽，所得的利也有些，就是把他們抓着，大人看到他們一家老小啼飢號寒的情形，也不忍把他們置之死地，至於我邱桐鳳，蒙歷任恩典，叫我掌管灶戶頭，我更不敢違法舞弊，大人所能查出來的，不過是小人所說的情形，倘若說查獲私鹽，就能罰辦，恐怕把他罰了，也擠不出錢來，小民這是肺腑話，只求大人多恩典吧。」

姜文翰冲冲大怒，厲聲說道：「邱桐鳳，你好刁狡，難道本使想查獲私鹽，勒索賄賂麼，邱桐鳳，你隄防你的腦袋吧，你一切弊病，我全清清楚楚，當地人全叫你活閻王，本使沒到任之前，已經早有耳聞，我不能查出你作惡的實據來，本使這個官不作了，」那邱桐鳳

却叩着頭說道：「大人要是這麼和小人爲難，小人可承受不起，大人別盡聽謠言，我要真敢那變作惡，早已被國法處治了，大人只管調查，上至鹽運使，下至綱商灶戶，對小人全是十分信任，我這個灶戶頭，並沒有龍票，不是世襲罔替的差事，若沒有人信任，焉能幹到今日。」姜文翰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吧，你下去靜候本使調查。」

這一來姜文翰算是騎虎難下，說什麼也得把邱桐鳳先法辦了，立刻把梟匪走私鹽所有的路線，完全指明，勒令緝私營查抄一班梟匪，可是這種公事下去之後，緝私營倒也辦了，只抄辦了幾個極窮苦的船家，所運的私鹽不過一二百斤，你就是連船帶人全給他沒收了，也當不了什麼，再追緊了緝私營跟你打官話，就是這一帶梟匪實清，知道大人公事認真，早已斂跡，可是姜文翰私下派親信人一訪查，不至於梟匪沒斂跡，反倒變本加利，從迴流崖那，只這十天以內，就放出了三十多隻私鹽船去，姜文翰幾乎氣瘋了，自己親自去見鹽運使，鹽運使跟他敷衍公事，清查鹽政的檔案，不知什麼時候全弄亂了，內中短了不少要緊的文件，追究懲罪，革了幾個保管檔案，書辦，從這衙門口出去的人，三天以後，在鹽商公所全換了簇新的衣服，搖搖擺擺反倒得了好地位，姜文翰在這時就該辭官不作，趕緊離開岷江，可是姜文翰這種強項的官吏，有一種百折不迴的性情，越是這樣，反倒激怒了他，他非把這一羣奸民惡吏完全辦了才甘心。

姜文翰的兒子姜英傑，年只十九歲，問學也很好，父親年紀大了，所以家眷們全隨在任上，性情倒十分忠厚，幕府苟幼棠暗向姜英傑說明眼前的利害，叫他設法解勸姜大人，不要



固執下去，可是姜公子稍一進言，反被姜大人痛罵了一頓，認爲家中人也接受了賄賂，從此家中人不准多說一句話，一幌三個多月的工夫，姜文翰任憑怎樣鬧得雷厲風行，這一班奸商灶民，穩若泰山，絲毫沒把他放在心上，竟在這時鹽大使姜文翰被人控告，岷江一百十五座鹽池的灶戶聯名呈控姜文翰營私舞弊，勒索灶民，縱容梟匪，包庇私運，例舉他十大罪狀，連部裏也有人提參他，這種情形是很顯然綱商屈有慶灶頭邱桐鳳弄了手脚，公事下來非常嚴厲，並且他們早作好了手脚，一下手就把姜文翰看管起來，這種上下勾結設法謀害姜文翰一人，那還會逃得出他們手去，處處的裁好了贓，有些灶戶被灶頭活閻王邱桐鳳買出來，就算被害人，所謂賊咬一口入骨三分，何況岷江一帶的鹽政不只於他們互相勾結，不許你查，事實上也無法查，此是姜文翰算是犯了衆怒，他們認爲不把姜文翰除掉了，富順榮州兩處的鹽政，弊病清查出來，上至二品大員，下至灶頭，足有一百家得傾家敗產。

## 五 奸商納賄

姜文翰被看管之後，清查庫銀竟短少了四千餘兩，這就是他們三個月來所弄的手脚，應該報解的往下延拓不交，可是在公事上他們報銷的清了楚，由三月鹽大使一班舊日屬吏也被買出來，和他們作爲一黨，他們竟自假造了官防文件，弄成了鹽大使和挪公帑，就是別的名打不實，官款也得交上，姜文翰被革職查辦之下，這麼被屈含冤，焉肯甘心，認定了在這裏鬧不出他們手去，自己的家屬已然離開鹽大使衙門，姜文翰打定主意，凡是灶戶們所控告的

營私舞弊，勒索賄賂，自己可以摘落這場官司，只要自己能够先逃出他們手去，索性把岷江一班惡吏和這些奸民，全把他們告倒了，把多年積弊完全查出來，那時不怕他們不怕國法的制裁，現在姜文翰總算罪名沒問實，暫時在運使衙門看管，可是虧空的庫銀，勸令他補交，姜文翰現在宦囊如洗，那裏來的這筆巨款去補上庫銀，萬般無奈之下，把兒子找來，叫姜英傑趕緊設法籌措這筆巨款，這岷江這裏既無親故，又無朋友，誰肯拿出這筆錢來，替他完案，姜英傑已然訂親，尙未完娶，他的岳父是東川涪陵富紳馮子儀，曾作過兩任兵備道，從三年前已經告老回鄉，不願意再出去作官了，姜文翰和他在江南任上十分投契，遂結了兒女親家，馮子儀這個女兒馮淑娥，在訂婚之後，竟自得了一場冤孽病，纏綿床褥二年的工夫，遍請名醫，始終是治不好，因為女兒分明是沒有一點指望了，姜公子業已成年，把人家這麼耽擱着，實在對不起姜氏父子，姜文翰轉任到岷江鹽大使任上，兩下相隔千里，音問少通，好在姜文翰因為兒子學業未成，功名未就，更因為自己放這種外任，一到任就是不如意事，那還顧得到兒女身上事，現在自己被人陷害，只好向這位親家那裏求救了，遂囑咐兒子姜英傑帶着家人錢義趕奔東川馮大人那裏，叫他無論如何立時要籌措這筆巨款，好救自己脫出這班惡人之手，只要離開岷江任上，就有法子報這種仇，姜英傑雖然對於一個沒完婚的岳父羞於啓齒，但是爲了救父親脫身囹圄，顧不得許多，立刻打點行囊，帶着家人錢義，趕奔東川。

姜英傑主僕二人，乘船趕奔東川求救，在路經納溪地方，遇到兩隻官船，這種船一望而知是從江南過來的，不過兩下裏船交錯看過去，可是這個船上的管船的，却和那兩隻官船後

面一隻船的水手是熟人，這個管船的是湖南人，他用湖南的鄉音和那隻船的一個水手打招呼，兩下一問一答，互相招呼着笑着，船走出數丈來，他們還在彼此招呼着說話，直到船隔得遠了，話聲已經聽不見，管船的這才回過身來，本船上一名水手，却是西川當地人，他用着本地的口音和管船的說着話，就是問管船的，你遇見老鄉了，怎麼不招呼他們停一停，給你家裏帶信去，管船的問這問水手道：「你真是白在水面上趕了這些年，眼裏還看不出來，人家的人，載着什麼客人，那船裏是北京城下來的大官，聽說是個御史，船走的這般快，誰有工夫去問他，這種官船我叫他停下來，我找着挨一頓好打麼。」

姜英傑因為看到這兩隻官船也注些意，趕到管船的和水手們這一說話，他聽得懂，竟說出是御史，這種官外省輕易見不着，全是在京裏，不過這個話可證實了，前些日所傳來的風言，朝廷裏要派巡鹽御史，查辦川中鹽政，在前些天，不過是聽到一種傳言，不足爲據，聽船家這麼說起，果然是真，遂向錢義說道：「真要是巡鹽御史到了，那可是我們一線生機，朝廷裏派下的官來，不致於，像此後這班貪官污吏一樣，狼狽爲奸，互相勾結，到了不可解時，在巡鹽御史面前也可以揭穿他們營私舞弊，勾結梟匪的情形。」家人錢義也深盼着果真是巡鹽御史下來，老大人的事總可以有一線希望，他們猜測的還是一點不差。

川省鹽政上鬧的也太不像話了，上下勾結，全飽了私囊，國家稅收日減，鹽的產量是只有增加，這是很顯然的，官鹽全變成私鹽，這是歷年部裏全用極嚴厲的公事，變成川中管鹽政的大吏們，澈查舞弊，但是任憑一起手，鬧得多麼雷厲風行，可是結果就是一紙公文報上

去，依然是烟消火滅，一點弊病查不出來，並且在這姜文翰沒到永寧道境內時，這裏已經起了一次風潮被消滅下去，所以朝廷裏特派一位巡鹽御史，起奔建昌道，永寧道清查產鹽區的積弊，以後當地出產運銷的情形，無論如何要把川省的鹽政整理一下。

這位巡鹽御史彭濟川，奉到這種旨意，來辦這件事，自己就知道不容易弄好了，因為不只於川中這樣，凡是產鹽區，就是離着北京城很近的長蘆鹽政，又該如何，任憑你有多大本領的，他裏邊是牽連太多，何況有勢力的人也太多，總是叫你感覺到投鼠忌器，所以滿清一代，鹽綱不振，積弊層層，簡直是無法剔除，這種由上到下的弊病，何況四川省是個邊遠之區，這位御史彭濟川，奉旨查辦川中鹽政，只有到時候看情形再說了，此人是一個言官，倒還有廉潔之名，不過他認為這種事如果認真辦起來，個人雖是奉有朝廷旨意，恐怕非叫你弄得一敗塗地不可，你只要入手查辦，就得大刀闊斧的懲治一班舞弊的人，自己在出京時，就有一班至近的好友，私下裏盡力的勸阻着，但是朝命難違，不去是不成，可是一班朋友們就警告他，要慎重處理，事情不只於關係着現任的官，並且你只要澈查這裏邊的弊病，你得調出多少年檔案來，不錯，你是內行，你懂得這裏邊一切手段，他們能互相推卸責任，追究起來，有的已經離開官途，有的已變成封疆大吏，或者就在京中掌有大權，試問你一個御史，你能把這班人一網打盡麼？並且川中的梟匪，更是猖狂，弄不好把命也要送在川中，那又何苦來，這個彭濟川聽到友好們這種話，真是涼水澆頭，心裏未免存着一分顧忌了，這只好到了地方，斟酌當地情況，和調查所得，檢那不礙命的事情辦上幾件，個人不想安心在這趟

事情上發財就是了，所以放心大胆的，起身趕奔川中。

沒想到這，姜文翰這件事已經發作，他這船過了納溪地面，又走出三十多里的水程來，已入了富順境，天色可就晚了，在一個小碼頭邊，把船攏住，在這裏停船過夜，第二天就可以早早的入了富順，他是奉旨出京，帶着四名隨員，八名隨從，四名隨員全是對於鹽務事很清楚的人，爲是幫助着自己調查鹽政的弊病，從那裏下手，船停下之後，在艙中用過晚飯，這位彭御史，因爲已經到了地方，和隨員們飯後細談了一陣，商量到了和誰見面，和那一方接頭，還是先行私自調查？正在議論不決之下，忽然有一隻快船竟在這時來到官船附近停住，向船上的人打招呼，就是富順城裏下來的，這個彭御史一聽差人們這般報告進來，十分驚異，因爲自己是一個查辦案件的官，雖然行踪不十分嚴祕，可是沿途上決不往下傳遞信息，驚官動府，決不招擾地方的官員，才入富順境，他們信息怎的這麼快，竟自有人迎上來，遂向差人們問：「來的是那個衙門的？」差人跟着回答：「本城城內一位綱商，他可是帶着鹽運使金大人的信來的，說是要和大人面談一切。」彭濟川搖搖頭，就知道這裏邊有麻煩，這時身邊還有一班隨員，大家紛紛站起，走出艙去，叫彭御史單獨會客。

這時差人把來人引導進來，此人一張名帖上寫着，是綱商屈有慶，彭濟川會見之下，向他問起來意，並且問屈有慶怎的知道自己到此，屈有慶却微笑着道：「這裏掌川的有官船來往，大人的官船所到的地方，那會不知道。」彭濟川却沉着面色道：「老兄在深夜間趕到這裏，可是有什麼事麼？我可是先行告個罪，兄弟此次是奉朝命而來，在我沒到了建昌道境

內，咱們可免談公事。」屈有慶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們焉能不爲彭大人着想，商人此時趕來，也就是爲得給彭大人送一封信，因爲大人所查辦的是鹽政，綱商們經營的是鹽務，進城時會面很多，早來瞻仰瞻仰，也很應該，彭大人一路上太辛苦了。」說話間却遞過一封信來，這位巡鹽御史彭濟川把信打開，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不由面目變色，這封信的確是建昌永寧鹽運使兼鹽法道金子壽親筆的函件，他一開頭，就先頂一頂大帽子，表明了他的身份和靠山，就是他個人蒙現任兵部尚書和四川總督的賞識，屢任鹽政，可是來到這建昌道一帶，感覺到這裏事十分棘手，這是不可掩飾的事，積弊已深，可是這裏不怕小小的一個鹽吏，全有極大的來源，極大的援引，現在正爲了一個鹽大使姜文翰才行蒞任，就行以敲詐的手段，暴壓灶戶，勒索巨款，以致激起公憤，一百七十五座鹽井的井頭灶戶，聯名公稟，自己已經把他撤職查辦，以免激起意外的風潮，貽誤產鹽，影響國課，據報貴御史奉旨前來查辦川中的鹽政，本人是無限歡欣，入城之後，定當設筵洗塵，這封信末後更附帶着幾句，綱商屈有慶，在永寧道經營鹽務有年，經驗頗深，爲人穩重，更熟悉建昌永寧一帶鹽務應興應革事宜，有所垂詢，該商定能竭誠相告。這位御史彭濟川把這封信看完，不禁心中暗自忖量，好個鹽運使金子壽，這封信上對我分明是示威，並且披頭一件事，叫我先得查辦鹽大使姜文翰這一件，更分明示意我對這綱商屈有慶要另眼看待，此時彭濟川把信放下，剛要說話時，這綱商屈有慶却向艙門外說了聲：「那位上差在這，有勞把我那個跟人叫來。」外面答應了聲，這個綱商屈有慶滿臉堆笑的向彭濟川道：「運使金大人到任以來，真是爲國爲民，既能

顧及國家的稅收，嚴厲督飭着官運，可是一方面更體念商人們，處處的維持我們，彭大人這一來更好了，再把這裏鹽政整頓一下，將來鹽務的稅收，必然能日見好轉。」說着話，他的跟人已到艙邊，屈有慶却站起來，從艙門邊接過一個包兒來，滿臉帶着笑，把這個包兒放在茶几上，親自打開，裏面是兩個錦匣，一個裏面是兩支老山人參，一個錦匣裏是止品的鹿茸，另一個紫緞子小包兒，打開了上面用絲線紮着一件翡翠的翎管，一個斑指，屈有慶笑嘻嘻把這些東西捧着放到了迎面的炕桌上，向彭御史說道：「商人知道大人是個廉潔的性情，來到此處，商人爲得略表寸心，所以帶來家中收存的這點東西，參茸，大人留着備不時之需，這兩件小玩藝，也是朋友送的，商人在功名上不過捐了一名監生，尤其不能用這種東西，請大人賞臉賜收。」這個巡御史彭濟川沉着面色道：「老哥不要強人所難，兄弟我奉命來到川中，是致查鹽政來的，一切遵着朝旨辦理，老兄是奉公守法的商人，這種情形，倘若傳揚出去，難道我們有什麼私弊麼？兄弟我天胆不敢收，請老兄你帶回吧。」屈有慶道：「大人，何必這麼固執，商人此來決沒什麼情託，大人是奉命查辦鹽政來的，商人是承銷官鹽，決不怕任何的官員來調查，無私無弊，誰能說到是在大人面前情託，何況兄弟這點薄禮，叫誰看見也沒有話可說，何況商人此來，又是曾經請示過運使大人，難道彭大人就連連使大人的一點面子也不賞麼？」這個彭濟川此時好生爲難，果然京中一班友好所說的話，一點不差，自己這趟差事，非弄個一敗塗地不可，綱商屈有慶，他是鹽運使兼鹽法道金子壽的紅人，金子壽又有極有力量的靠山，我難道真個的不管不顧，認真處理起來，只怕弄到將

來，我終歸落個失敗，還不知毀到什麼地步，他見屈有慶更明着說出這簡直是鹽運使授意，若公然把他拒絕出去，那就是明着告訴他到建昌永寧來一切事秉公辦理，不顧任何情面，那個金子壽也是一個很難惹的人，他必要放手對付自己，恐怕一伸手就是麻煩，這個彭濟川在十分爲難之下，強陪着笑臉，向這綱商屈有慶道：「運使金大人，我們在京中也見過面，不過老兄們也得體諒我，爲我本身着想一下才好。」屈有慶忙答道：「彭大人只管放心，此次查辦川中鹽政，我們必要盡力的幫助着大人，把鹽政好好整理一下，決不會叫大人無法交代，敢保大人此次查辦鹽政之後，祿位高昇，商人不敢打攪，在城中恭候大人的駕臨了。」說着話行禮告辭，這個御史彭濟川竟弄得沒辦法，把他送到船門外，屈有慶上了他自己的船，拱手作別，他的船立刻離開。

這位御史彭濟川回轉艙中，眉峯緊蹙，自己十分着急，看了看炕桌上的禮物，自己還沒到地方，先行接受他這般貴重的東西，這往後的事可怎麼辦，趕緊的打發差人把隨員請過來，這個彭濟川他實沒懷着什麼私心，想在這趟差事上撈摸一下，可是眼前的情形，迎頭就給了自己這麼一下，真叫自己無法應付了，趕緊把隨員們請到艙中，這種情形，他們早聽見說了，來的是建昌道永寧道有名的綱商，並且在一個夜間到這裏無私有弊，隨員中是兩位辦鹽政的，兩位作幕的，彭濟川見他們進來，不由冷笑着道：「我們發財的機會到了，你們看看還沒到地方，人家的信息已經到了，竟送來這麼份厚禮，我真不明白，這般人竟敢這麼無法無天，尤其是最怪的，這個綱商竟帶着鹽運使的信件而來，對我威脅示意，大概咱們這次，足



可以弄個發財還家，可是我想到這個腦袋就要要丟了，你們看這個事怎麼辦？」彭濟川更把方才綱商屈有慶說話的情形，向隨員們述說了一下。

這時隨員中一個姓卞的叫卞秋舫，他是曾經在長蘆鹽運使衙門幹過些年差事，和一個姓成的叫成守信，全是對於鹽政上有十分的經驗，彭濟川帶他們兩個人來，就爲是調閱檔案時，用這種熟手，是駕輕就熟，這個卞秋舫走到那炕桌前，口中說着：「我也瞻仰瞻仰這個大綱商這份禮物。」把那個緞子包兒拿起來，就着燈下看了看，翎管和斑指，不禁點點頭道：「東西是真好，够的上子母綠。」跟着把上邊一支錦匣拿起，看這兩支大參，那知道這支匣子剛拿起，下面竟帶起一個紅封套來，連御史彭濟川決沒看見另外還有什麼東西，此時卞秋舫把這紅封套拿起，向彭濟川道：「大人，這份禮是真不輕，這四件禮物，就很够貴重的了，怎麼另外還有現貨，好闊的綱商。」

彭濟川很帶着驚異的說道：「秋舫，那個紅封套是什麼，怎麼我沒看見。」卞秋舫道：「他沒向大人說麼，這封套上標着菲敬五千。」跟着把封套打開，從裏邊撒出一張五千兩的莊票來，遞給了御史彭濟川，彭濟川接這張莊票，乎也有些發顫了，略看了一眼，憤然擲在了茶几上，恨聲說道：「好大胆的綱商，他竟敢怎麼公然納賄，我非依法辦他不可。」

此時隨員中兩位辦摺奏的師爺，石秀堂，于子昭，互相彼此看了一下，微微一笑，全知道這川中的事恐怕不易下手了，那石秀堂忙的向彭濟川道：「大人，這種事不是着急發怒所能解決的，大人還要仔細的思索一下，我們應該從長計議應付之法。」彭濟川道：「他們分

明想用金錢來買我的腦袋，可是我彭濟川不想賣。」那位師爺于子昭道：「大人無須想得那麼嚴重，晚生認爲還不致於弄成那樣。」彭濟川這才落坐，這四位隨員也跟着坐下，那下秋舫道：「大人這種事可得慎重一下，打不成魚把網也丟了，可犯不上，一路上受盡辛苦，來到川中，勞而無功，弄不好結了一地仇人，川中的鹽政，還未必就整頓得起來，那又何必呢，現在總得適宜應付之法。」彭濟川道：「怎麼叫適宜應付之法，他們納賄，我受賄，他們不要我辦的，我別伸手，可是我出來是幹什麼的，一點成績辦不出來，我有什麼臉面回朝覆命。」

## 六 插刀寄柬

那位師爺石秀堂道：「彭大人，我們全是蒙大人契重，帶出來幫助你查辦川中鹽務，我們決不能昧起良心來，引誘人作惡，可是通權達變四個字，不能不注意些，誠如秋舫老見的話，弄了勞而無功，又該如何，大人先就眼前的事看看，我們播情度理，從自己本身來想一下，綱商屈有慶論功名沒有，論身份沒有，大人是朝廷派出來的，他居然敢這麼來求見送禮，更公然在初見面之下，就敢蒙蔽大人你悄悄的把五千兩的莊票夾在錦匣中，這件事換在我們去辦，我們自身是不是早有個打算，人家翻了臉不接受，立時把人扣起來該怎麼辦，這分明是他毫無所懼，大人如若不是真個翻臉，恐怕立刻要掀起一場極大的風波，這個綱商們也許能反咬一口，賄賂送的少，大人翻臉了，他接受他就得受他的情託。」彭濟川道：「這一

說，我是非得貪贓枉法營私舞弊不成了，」石秀堂道：「大人，這種事，索性不露聲色，晚生說出來的辦法，大人仔細忖量一下，可行則行，若是認爲不對，不妨再想辦法，我們此番隨大人入川，決不隨意把這件差事弄毀了，不過從起身時已經早知道事情很棘手，大人如若想辦川中鹽政，轟轟烈烈的作一下子，那可非把自己毀了不可，決辦不到，大人仔細思索一下，這些人，個個有弊病，你澈查起來，所有建昌永寧兩道四縣的官員，一個也逃不開，請想大人能那麼辦麼，內中誅連的只怕比現任的還多。」彭濟川道：「秀堂，要依你這麼說，我這個查辦川鹽積弊，就要束手無策，我弄一份摺本奏報上去，全給他們加些保舉，我交一地朋友，還弄個飽載而歸，這麼作就對了麼。」石秀堂冷笑一下道：「大人，你這個話好在晚生並不多疑，因爲我們一路上沒有交接，沒有來往，沒有私人的函件，我們就是隨着大人來，願意隨着回去，焉能叫大人那麼去作，現在的事，到了地方下手查的只管嚴厲，可不要輕易動那一個人，我們可也不是敲山鎮虎，向他們示威，一切的弊病全查明之下，不要過分株連，不要動太有關係的人，檢幾個無足輕重的人，和不關係川中鹽政整個的事情處理一兩件，這樣對於鹽運使金子壽，面子也保住了，大人也不致於結了冤家仇人，對於綱商方面，嚴厲的指示他們幾件改善之法，無論如何總比大人沒入手之先，國家的稅收增加一些，這樣，大人此次入川，也算沒白來，公事也交代下去，自己聲名也不致於毀了，更可以不和一班有權有勢有靠山的人結仇，晚生，認爲這麼辦來，尚可保全，我們此番出京的臉面，大人若是認爲非伸張國法，懲辦貪官污吏，綱商梟匪，晚生實不敢給大人那麼主張。」

這彭濟川聽了石秀堂這番話，雖則不十分滿意，但是下秋飭成守信等，也全認爲應該這麼作，彭濟川道：「運使的信中，他首先指出鹽大使姜文翰處理不善，甫經歷任，營私舞弊，勒索灶戶，激起衆怒，聯名公稟，運使已把鹽大使姜文翰扣押起來，他頭一件就叫我辦這件事，你們在京中也有個耳聞，這個姜文翰我信任得他，決不是那樣人，他是出了名的一個強項官吏，不畏權不畏勢，所以在江南作了這些年官，始終不能發跡起來，他就吃了抗上的虧，他好好的過去政聲，決不會跑到川中來完全斷送，這個人又犯了他那種執拗的性情，不定是怎樣得罪他們，非把他除掉了不可，我對這件事，怎樣辦？」

那位師爺于文昭道：「大人，你對於這姜文翰知道他過去，這就叫先入爲主，心存了成見，伸手必要開脫他，對付那一班他的敵人，大人，可得想想，他們這班敵人是誰，晚生認爲就是屈有慶等一流，這件事，大人入手調查，不妨給他個息事寧人，姜文翰是個好官，大人設法開脫他，別叫他真個落了罪名，這麼對付姜文翰，大人是問心無愧，對得起他，一方面可以示意網商屈有慶，不可過分的逞手段，兩下只要僵持之下，大人只有秉公處理，事情是愈鬧愈大，這是釜底抽薪之法，這件事很容易消滅下去。」這個彭濟川他實是個好官，在朝中很有廉潔自守之名，只是胆量不够，迎頭先給了他這麼個難題，他手下這班隨員，全是老差事了，一個個雖則不是惡人，可是處處要爲自身打算，全存着一個犯不上數千里出來，落不到什麼，反跟着彭濟川弄一地仇人，將來連混份差事全死了路徑，可也不敢公然勸彭濟川貪贓受賄，他們遂用這種圓滑的手段，叫彭濟川應付眼前，彭濟川認爲不依着他們的主張

這麼去辦，也實想不出對付這班人之策，只好向石秀堂等一班隨員道：「現在這件事咱們暫且別作定局，入了境看一看情形，再斟酌情形辦理，老兄們這次辛辛苦苦隨我入川，只要不叫彭濟川弄得聲名狼藉，我就感激不盡了，好在我從來不願意作那種沽名釣譽的舉動。」那戚守信道：「大人說得很是，事情不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而已。」彭濟川道：「他這份禮怎麼辦？」石秀堂道：「大人只有暫時保存，現在也不能給他退回去，我們不動用他，將來看事情如何再定局了。」御史彭濟川點點頭道：「只好如此，老兄們要知道我們的位置，我們一切事，總要嚴秘些，這種情形，風聲可走露不得，我們自身，名譽地位太危險了！」石秀堂等忙答道：「晚生等曉得，大人也請歇息吧。」隨員退出大艙，彭濟川親自遮這份禮物連莊票放到一處，屈有慶那個綢子包裹也沒帶走，御史彭濟川親自把他用包裹包起來，放到了木炕裏邊一個隨身的文件小箱內，因為這時天色不早，立刻招呼外面差人進來收拾歇息，差人們進來把彭大人的臥具全放好，收拾好了，把臘燭熄滅，換了一支油燈，放在了靠桌邊的茶几上，離着碼頭不遠，就是一個小鎮甸，此時聽到遠遠榔鑼之聲，已經二更三點，彭濟川遂收拾歇息。

但是眼前的事這麼逆頭，事情太覺扎手，輾轉不能成寐，自己盤算着這些事，真不知道前途如何了，躺在枕上，朦朧中已經交過三更，此時船上的人全已入睡，在一路上夜間這前後兩隻船總是每船上留一個人守夜，他們全在後艙，隔一個更頭，就同着船舷轉一遭，彭濟川始終是沒睡實在了，在迷夢中，似乎還聽到守夜的差人從艙門前轉過去，走向船後，差人

過去的王夫不大，突然彭濟川聽得耳邊「叭」的一聲响，自己蹶然坐起，艙中因為還點着油燈，只見艙門已開，被風吹得來回的動着，彭濟川哦了一聲，剛要招呼聽差的，眼中突然望到右邊那支茶几上插着一支明恍惚的匕首，這支匕首還不住的顫動着，彭濟川呀了一聲，自己要喊聽差的王順，可是把喊聲自己收住了，沒喊出口來，戰兢兢的下了木炕，壯着胆子走到艙門口，向外望了望，船頭上靜悄悄，在星月之光下，任什麼看不到，因為船拋着錨，在船上人入睡之後，跳板已撤，岸上和船頭上，一點異樣的形跡沒有，彭濟川趕緊的把艙門仍然關嚴，回身來，把左邊茶几上的油燈端起，燈焰撥得亮了些，轉到右邊茶几前來看，趕到燈光照處，只見這口匕首刀鋒利異常，穿進茶几有半寸，可是匕首刀上還穿着一張紙，上面墨跡淋漓。

彭濟川把油燈放下，伸手抓住刀柄，用力恍了恍，拔了下來，把上面的這張紙帖撤下來，就着燈下一看，只見上面只有八個字：「苞苴夜進，賄賂公行」彭濟川一看這八個字，自己不禁暗叫自己，彭濟川彭濟川，你大約不易再回北京城了，紙上這八個字：墨跡很新，似乎寫了的工夫不大，上面所說的事很顯然，就是指責自己貪贓受賄，接受屈有慶的賄賂，我這條命好險了，投柬示警的人，既能把匕首刀刺在茶几上，取我這顆人頭，又費了什麼力，這分明是警戒我，叫我知道此次入川想貪贓枉法，接受賄賂，國法不能處治我，有人來不容我，哎呀！這可怎麼好！真要了我彭濟川的命！自己拿着這張字帖，徬徨無計之下，就想着招呼石秀堂等一班人，告訴告訴他們有這種異事，商量商量辦法，彭濟川走到艙門口，又遲疑

住，自己想到方才他們一班人的情形，雖則他們沒有公然叫自己接受賄賂，對於川中的鹽政不必認真，可是他們決不主張着依法辦理，這種情形，分明是他們已經全畏懼着當地一班官吏的勢力，這件事我彭濟川要自己拿個準主意了，反復思索之下，彭濟川認爲鹽運使金子壽，網商屈有慶手眼通天，勢力太大，但是究竟沒有這種風塵異人手段厲害，我若是不振作一下，盡我的力量來對付這一班貪官惡吏們，我這條命早晚也得被插刀留束的人要了，那時我還得落個身敗名裂而死，我又何不死個值得，我還是不和他們商量爲是，反正他們主不了我的事，這個彭濟川反復思索，認爲決不能再和他們商量了，遂趕緊把這張字帖，和這口匕首刀收起來，仍然歇息下，這件事就算是人不知鬼不覺。

那知道到了五更過後，天還沒亮的工夫，突然左邊船上，一陣嘩噪，人聲亂喊，彭濟川趕緊的躡身坐起，口中招呼着：「當差的什麼事，」可是耳中聽得一片的喊着：「後艙起火，快着弄水救！」彭濟川穿着小衣服，拉開艙門，走出艙來，這兩條船是並排着停在江邊，彭濟川這條船靠西邊，第二隻船靠東邊，第二隻船的後艙正是船上水手們歇宿之所，這種大官船，艙房是分爲三段，船上地方很大，水手們也不知是怎的後艙一盞油燈倒在桌上，把後艙的小木窗引着，直到火把木窗全燒着了，水手們才驚醒，一片濃烟之下，辨不清眼前的情形，所以亂喊亂嚷起來，這一陣喊嚷全出艙查看，彭濟川也往艙門前的船板上，轉到東船舷上，可是水手們趕到醒明白了，幾個人一齊動手撲救，火勢是立刻熄滅，鬧得七言八語，管船的不住向水手罵着，說是水手們太不小心，這要趕上大風天，還不弄成大禍麼，隨員們也

在勸着管船的不必鬧了，好在沒燒毀什麼，往後叫他們小心些也就是了，此時有兩名跟班的差人，見御史彭大人也站在船艙上張望着，他們忙迎過來，說道：「大人請回艙吧，沒有什麼事了，水手們不小心。」彭濟川也沒說什麼，轉身繞過船舷，走進艙門，

一進艙門，不禁「呀！」了一聲，目瞪口呆，趕緊的撲到木炕前，探着身子，望了望一蹶脚道：「可毀了我。」差人跟着也隨了進來，因為天也就亮了，一見彭大人這麼驚慌失色，頓足嘆息，跟班的王順，是彭濟川的宅中舊人，忙向前問：「什麼事，大人這麼着急？」彭濟川頹然坐在木炕邊上，向王順揮着手道：「快去，請師爺們前來。」王順不敢再多問，忙和同伙退出艙中，把外面的竹簾放下來，趕緊到鄰船上招呼石秀堂等到這邊來，王順告訴他們，彭大人很着急，大概是出什麼事，石秀堂，于子昭，方秋舫，成守信，四位隨員，聽到王順這麼說，趕緊的全穿上長衣，跟着走過船來，石秀堂等一進艙中，一看彭大人的臥具還沒收拾，這是才起來，油燈還沒熄滅，此時艙中可有了亮光，靠兩邊一扇窗，不住的被晨風吹動，這種情形，知道是有很重要的事了，因為這位彭大人的習慣，早晨起來，不收拾完了，不換了衣服，決不叫隨員們過來，石秀堂等來到近前忙的問：「大人什麼事，您大人臉色這麼難看，艙中出了什麼事，大人這麼着急？」這個御史彭濟川啞了一聲道：「我真想不到此次奉旨出京，竟會叫我彭濟川跑出幾千里路來送死。」卞秋舫道：「大人何出此言！」彭濟川用手一指木炕上那支文件小箱，蓋兒敞着，向卞秋舫等說道：「屈有慶所送來那份厚禮，整個的被盜了。」這一來卞秋舫等四位隨員，全站起來，個個滿面驚慌，石秀



堂忙問道：「在什麼時候丟失的，這船上還有巡更查夜的人，怎麼一點動靜沒有。」彭濟川道：「我們船上後艙的火，明明是匪徒所放，這就是平常所說的調虎離山，就在這麼一點的時候，這來人出入的道路也很顯然，他是從西面邊這個窗口進來，把東西盜走，仍然由這裏出走的，我站在東邊船舷那裏，艙門這一帶倘若有人，我一定看得見，昨夜你們走後，我親自包裹起來，連那莊票全放在一處，箱子並沒上鎖，這不是要我彭濟川的命麼。」卞秋舫道：「照這樣，這一帶還了得麼，一個官船上，盜匪就敢這麼橫行，我們非叫地面官辦這案不可，找他要人。」那石秀堂却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兄，你先別暴躁，未從說這話，也先想一想，我們所損失的是什麼，就讓你說彭是大人個人重要的東西，你也得開單交給地面官人，上緊查緝，就是可以先不向他們說明，倘若地方官真個的有那辦案拿賊的好手，人賊併獲，人參鹿茸翎管斑指，這可以說是彭大人所有，那張莊票，試問如何交代，先把貪賊受賄的名聲傳出去，那可是船不翻，先往河裏跳了，大人不必着急，東西已經失了，好在我們沒安心受這份厚禮，不過吃人家的嘴短，還是那句話，只好屈着心的權宜應付，斟酌情形辦理吧。」彭濟川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倒也是想了，這份禮物丟失於我們沒有什麼損失，可是綱商屈有慶，花了這份厚禮，他不能白花，他自身必有極大的劣蹟，我們接受他這份厚禮，顯然是受賄，能够不維護他麼，我們想再敷衍辦下去，有人不容了。」石秀堂道：「有什麼人不容？」御史彭濟川，轉身從一個衣包底下，把一支匕首和摺疊的一個字帖取出來，向石秀堂面前一放道：「就是此人不容。」這石秀堂見彭濟川突然取出這種東西來，驚惶失色，

把那字帖打開一看，他一見這「苞苴夜進，賄賂公行」八個字，自己也不禁像冷水澆頭一般，下秋舫等也跟着看了這張字帖，全向着彭濟川愕然驚顧，石秀堂，忙向彭濟川問道：「大人這究竟是怎麼件事，這把匕首刀和這字帖是從那裏來的？」彭濟川嘆息說道：「這件事我本不願聲張，與我們本身太不幸了，大約也就是在三更左右，我也說不清什麼時候，突然艙門一開，茶几上一响，這支匕首刀就插在茶几上面，穿着這個字帖，你們請想，這很顯然是屈有慶將將的送過那份厚禮，半夜間就有這種怪事發生，這分明是有那風塵中的異人，看到這種事，抱不平向我示警，我這奈命還不在人家手中麼，在半夜間我也不敢再聲張，想不到還沒容我和你們說，連續看又出了這種事，這可是完全要把我彭濟川毀了，現在生死兩條路，我已經選擇好，此番老兄們隨我數千里途程，一路上受盡辛苦，來到川中查辦案件，遇到這種難關，我若真把這條命送掉，但是死以後落個值得，其要是爲得固執自己的前程畏懼這班人的勢力，叫人把我這類人頭取去，我還得落個貪贓枉法，私營舞弊，上員朝廷，下員黎民，我現在決意的要自己招作一下，我倒要鬪一鬪這種勢力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接受他們這班人的人情賄賂，從現在起，我要立刻離開官船，變裝易服，入建昌永寧兩道所轄境內，調查這一帶鹽務的情形，和網商梟匪勾結不法的事實，鹽區一帶無弊的情形，我要認真的辦了，我的勢力鬪不過他們，被他們毀了，那麼死，死得問心無愧，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黎民，老兄們暗隨我前來，願意和我這個人去作，弄出什麼禍來，由我彭濟川一人担承，事情辦好了，我還要盡力的對老兄們褒獎，若是認爲這麼作有危險，那只有暫時分手，你們

在附近一帶等一下，容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，也許在當地處理，也許回京去辦，我彭濟川決不會把老兄們扔在四川不管，我是敬仰兄台們大才，方邀出來幫我，查辦川中的鹽政，我彭濟川決不會作那對不起朋友的事，可是我向兄台們告個罪，我是決意這麼在作，決沒有變更，請兄台們也不必再想別的法子，或者勸阻我。」御史彭濟川這番話出口，這四個隨員弄得面面相覷，一個個說不出話來，彭濟川的話是很緊，他決不用別人再給他出什麼主張。

這一來，石秀堂于子照等，知道這麼去作前途的事還有風波，並且多半得弄一場大禍，可是插刀案東這個人可够厲害的，無形中暗地已然監視，真要是看在人情勢力的上，架弄看彭濟川敷衍心事，那一來，就許全把命送掉，石秀堂首先站起來，向彭濟川道：「大人，就這麼辦吧，這叫命該如此，我們隨着大人來的，隨着大人走，我們四人中在這一帶，就是有朋友，也是平常人，和這一帶官府決沒有關係，咱們是禍福與共。」彭濟川點點頭道：「委曲老兄們了。」彭濟川站起來在艙中轉了一週，向石秀堂等說道：「我們要想不明看去見他們暫時可得離開此地，叫船家趕緊雇一隻船，這兩隻官船就留在這裏，隨往們全住在船上，我想屈有慶他認定我等經接受了他的賄賂，准了他的人情，今天還要派地方官前來迎接，那裏留下手下差人，叫他們應付，就說我們今天黎明時接到一件八百里加緊的緊急公事，這裏的事先行停止不辦，趕奔成都，至少有半月和一月的耽擱，原船開到富川縣的碼頭等候，船上人一切用度不足時，由地方官暫時接濟，這樣我們可以脫身躲開，往下游趕一站，我們再行登陸。」

## 七 懷珠遇盜

石秀堂等點頭答應，只可這麼照辦了，把隨行的差人們全囑咐一番，立刻另雇了一隻船，彭濟川只把自己親信跟班王順帶在身邊，和四位隨員，換船起身，出去六十多里的水程，離開富順縣境已遠，這才離船登岸，找一個大鎮間落脚，這位御史彭濟川，變裝易服，和一班隨員們全改變成商人模樣，隔了兩三天的工夫，才繞到入富順縣榮州一帶，調查當地官商勾結和包庇梟匪的情形，暫且按下這位御史彭濟川，暗地調查一切，且說那姜公子趕奔東川求救，

西川離着陪陵不下六七百里雖然是晝夜兼程而進，可也走了七八天的工夫，才趕到陪陵，姜文翰在江南任上原本是和馮子儀同省作官，素有來往，姜英傑對程岳父家中也會熟識，英傑一到這裏，門上的家人就全忙了，認爲姜公子定是投親完婚來了，馮宅的老人家馮福，隨着他們大人在任上多年，跟姜英傑見過多次，他一見姜英傑到來，嘿了一聲道：「公子爺，你早來五天還可以見個活面，我們小姐四天頭裏已經去世了。」姜英傑聽到這話十分痛心，這真是厄運當頭，屋漏偏逢連夜雨了，我此來雖沒有投親完婚的意思，但是這位馮小姐已然去世，這頭親事就算完了，馮大人在喪女之下已經够痛心了，自己反在此時登門借貸，也太覺難堪了，姜英傑立刻滿臉沮喪之情，那老人家馮福，他那知姜公子的心意，忙勸着說道：「公子爺不要難過，親戚雖然沒有了，交情還在，你稍候之我給你去同一聲。」姜

英傑在這種情況下，自己也是萬般無奈，只好忝顏求見，不大工夫馮福從裏出來說道：「公子爺裏請，我們大人很願意公子爺來這一趟，大人在廳房候着你老了。」姜英傑隨着馮福來到客廳，馮子儀離坐迎接，很客氣的，先問候姜大人，姜英傑仍然按着晚輩行過禮，落座獻茶之後，這位馮大人說道：「賢契此番遠來，本不應該早早告訴你這種不幸事，只是馮福一年老糊塗，竟自這麼多口，竟把小女已然去世的事告訴賢契，好在小女已經病廢多年，就是能活下去，也是麻煩，這一來也很好，他自己擺脫苦惱，也省得帶累賢契，我們這頭親事雖然沒有了，可是我們的世交尚在，我沒有多少至近的朋友，往後賢父子還是不要和我疏遠才好，我姜年兄他在岷江任上一定如意吧。」

姜英傑嘆息一聲道：「老伯我兩家現在共是同一命運，老伯頓失掌珠，可是家父竟自被人陷害，被人誣控，現在落個革職查辦補交官款，想不到來在岷江任上，只幾個月的工夫竟弄成這樣結果，這也是作官的下場頭。」馮子儀聽到姜英傑這句話，大驚失色，細細問起致禍之由，姜英傑詳細的把前後事說了一遍，這位馮子儀大人十分抱不平，可是向姜英傑道：「我這位年兄從在江湖任上就落個廉潔之名，不過他心性過直，不畏勢力，在這種時代下，就叫不合時宜，個人家中又飽有田園，正應該早早收場，何必再到這種邊遠的省縣來和這班貪官污吏爲怨結仇，岷江一帶的鹽政，任憑你有天大本領也沒法子清除積弊，整頓稅收，只要你放不下手去貪污，就算是好官，那班綱商手眼通天，你有多大力量，也不如他們人傑地靈，所以尊大人此番被害，我說句放肆話，真是禍由自取，賢契現在什麼閑話也不必談了，說咱

們的正事吧，打算怎樣才能把這場官司弄完了，有什麼爲難事只管說，我已經說過，小女雖然不在，我們不是打結親才認識的，我和你們這種世交，是不能磨滅的。

姜英傑嗚嗚的說道：「老伯我真不好啓齒，老伯遭這種心事，小姪不能給你老分憂解悶，反來到府上添麻煩，顯得太不近人情，只是沒有別的人可找，只有求老伯一爲授手了，家父如今被這班小人陷害，他們全謀用的手段，在公事上方面竟虧欠了四千兩庫銀，後任的不肯接收，勸令變產補繳，可是家產全在故鄉，遠水不解近渴，那裏來得及，在兩川一帶又沒有很近的人，可以求援呼救，只有想到老伯這裏還能通緩急之需，並且他老人家這場官司全是仇家陷害，家父口頭更不謹慎，揚言非這裏鹽務積弊給澈底查辦，這種情形綱商和灶戶們恐怕早晚要下毒手，所以家父要卽早脫身，離開岷江一帶，也好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迫不得已只有求老伯以爲援手，無論如何籌措四五千金，把庫銀補償上，也好保全一家人的性命。」

這位馮子儀聽到了姜英傑這番話慨然說道：「事情可真不能輕視了，那灶頭邱相鳳，我雖遠在東川也久已聞名，這種人如何惹得，尊大人這場殺身之禍，可實在太危險了！」馮子儀說着話站起來在屋來回走了兩遭，向姜英傑說道：「賢契少坐，我到後面去去就來。」姜英傑忙站起來道：「小姪前來也應該拜見伯母，老伯要是到內宅去，替小姪說一聲，小姪要進去給伯母問安。」馮子儀道：「賢契不必見他了，他若看見你，越發勾起他的傷心，候着尊大人的官司完了，你們全家可以到我這裏多住些時，那時大家再聚會吧。」馮子儀遂去到

內宅。

工夫很大才從裏面出來，見了姜英傑說道：「尊大人的官司不容遲緩，其中的危險，令人不敢細想，莫說我們這種關係我應該幫忙，就是朋情友誼看到尊大人這種清官遭到陷害，也不能袖手旁觀，可是我手底下沒有這麼多現銀，向外面去挪借，又怕耽擱時日，倘若尊大人出了意外，我就是再把這款子籌措出來，不也是遺恨無窮了麼，所以和賤內一商量，我這裏存着的十粒明珠，最低的價錢也能賣五千餘兩，雖則賢契你是坐船走，若是帶着幾千兩現銀，也太以招風，這點東西攜帶也方便，到了岷江之後你把他變賣了，把四千兩庫銀補上，無論如何勸着你父親要早早離開是非地，以他不心再癡心妄想要懲辦這一班貪官污吏，綱商灶戶，自己作官這些年，良心上交代下去也就是了，何必再自取其禍。」說到這裏馮子儀拿出了一個綢子小包和一封信，把這包打開裏面是十粒明珠，精圓瑩潤，顆粒也够大，最難得的這十粒明珠完全一樣大，姜英傑帶着十分慚愧的接過來，向馮子儀說道：「老伯這種古道熱腸，爲了家父的事，竟自把自己收藏的心愛珠寶拿出來變錢爲家父贖罪，家父能够把這場災難脫過，小姪一家人，至死不忘老伯的大德，小姪在呼籲無門走投無路之下，只好拜領老伯的厚賜，小姪不敢耽擱，原船在江邊等候，立時趕回去，因爲水路上尚有許多日耽擱，只要家父這場官司完了之後，小姪定當再來叩謝大德。」馮子儀道：「賢契不必講這些話，我們不是那種浮泛的交情，我也不再當賢契，願你一路平安，早早的趕回四川，把事情辦好了，那就是大家的幸運了。」姜英傑對於馮子儀此番義助，真是感激涕零，辭別了馮子儀來

到江邊，船家見公子爺這麼快回來，他們從家人錢義口中又聽到姜公子是求助而來，見他空着兩手回來，船家全俱失望，管船的進房問姜英傑道：「公子爺可是沒見着所找的人麼，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。」姜英傑倒也留了一番心，關於馮大人義贈明珠的事，不敢向船家說明，只含糊的告訴他們事情已經辦完，還是連夜趕回岷江，告訴船家不要耽擱誤事，原船轉回去，一路上絲毫不敢耽擱，姜公子還不是的催促着管船的要緊往前駛趕，在路途中姜公子把求見馮子儀的情形全告訴了家人錢義，不過囑咐他口頭上要謹慎，不要隨便的和船家說，家人錢義是個忠誠樸實的好人，願意老大人的事早早的完了，好一同回駛江南，到第三日這船已經來到金沙崖下，因為多趕了二十里路，在這一箇小碼頭停泊下。

這裏只有兩三隻小漁船和一隻客船，靠江岸的南面是一極大的農場，一眼望不到邊全是莊稼地，看不見村莊鎮甸，靠南岸正是山根底下，一條一丈多寬的道路，從碼頭這裏直通着前面的山口，這裏是一個渡口，所以並沒有多少，商人客旅，在這兒停船，姜公子隻船趕到這種地方，倘若再往前去，天也黑了，有幾處險灘，極容易出差錯，也只好在這裏停泊一夜了，船停下之後，水手們跟旁邊的漁船上一打聽，這種地方要想買些蔬菜，往北岸上去總得出去二三里才有鎮甸，船家們只好一個將就，不再上岸去，天色已經昏黑下來，姜公子在艙中用過飯，跟管船的說：「這個地方太荒涼，囑咐水手們夜間要警醒一下。」管船的答應着，但是他們一班船水手，從來不敢多事，客人怎麼說怎麼聽着，這種荒江野岸早早安歇。姜英傑帶的這個僕人錢義，他雖然不是姜大人的家僮，可是從二十多歲跟姜文翰當差，



少年老誠，姜大人的宅眷，全拿錢義當作自家人看待，內外不避，錢義也是忠誠謹慎，他到姜宅當差的時候，姜公子不過八九歲，可以說看着姜公子長大的，這次姜大人被押，叫姜公子千里求援，借金贖罪，所以打發錢義跟姜英傑，這次到東川涪陵如願而歸，這家人錢義日夜担心，恨不得這條船飛到西川，因為在岷江聽得一切風言風語，叫人實在担心，那活閻王邱桐鳳手眼通天，他手下那一班灶戶們，不上於是亡命徒，更風聞得邱桐鳳出身是綠林，到現在雖則已經成了岷江一帶的富戶，但是他平常依然和江湖道來往，這次姜大人怎麼會不危險。

船停在金沙崖下，姜英傑還不怎樣，他認為這次馮大人以明珠十粒相贈，是自己意想不到的事，這種東西藏在身邊，多變便利，所以他早早安然睡去。

僕人錢義，現在不過三十多歲，他雖則沒練過功夫，但是平常他所接近的一班護兵并勇們，內中很有些個手底下明白的，也和人家學個三招二式，可是要論動手，他可是不成，現在因停船在金沙崖下，地勢太以荒涼，他雖留在姜英傑艙中，堵着艙門，就在船上睡下，枕頭底下放着一口單刀，以防不測，姜公子合衣而臥後他已經安然睡下，靜悄悄的江岸，只有浪打船身的水聲，船家們也早已睡下，一般水手們勞累終日，管船的任憑怎麼囑咐他們夜間警醒些，他們那聽這個話，後艙一帶，發出一片鼾聲。

這時已經到了二更左右，錢義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耳中忽然聽得船頭似乎有些震動，在夜間臨睡時，跳板早已撤了鐵錨拋在岸上，船離着江岸有七八尺遠，錢義耳中雖則聽到一點

聲息，還想着自己是睡糊塗了，艙中的地勢很大，床上的小桌，這時放在左邊船窗下，小桌上放着一盞油燈，尙留着一點燈焰，錢義窺身坐起，他才往起一坐，轟然艙門噍噍一聲，被人踹開，錢義嚇得跳了起來，伸手把枕頭下的刀抓起來，聲音發顫的喝問：「什麼人？」可是這時艙門口竟有一人挺身立在那裏，手中提着一口刀背極厚的短兵刃，艙門這裏的人還沒發話，只聽艙頂上竟有人招呼道：「船家水手聽着，太爺們此次由東川綴下來，就爲得是作這號買賣，你們船上這客人，身上帶着一點東西，我們特意來取，船家如敢多事，那可是自己找死，不算老子們不懂江湖道的規矩了，識相的老老實實呆着。」艙頂上發喊聲時，姜公子也被驚醒坐起，錢義聽得這樣喊聲，知道禍事臨頭，艙門口這人竟把手中所持的這口搖山動（厚背短刀，）一幌，向錢義喝聲：「不識相的小子，你還拿刀動杖，想跟老子動手麼，現在你們來蹤去跡，早已經探明白，你生僕想要性命，早早的把那十粒明珠獻出，繞了你們這兩條狗命，敢說半個不字，你們就休想再回永寧了。」錢義明白自己跟賊人動手是白送性命，但是賊人已經探聽明白，公子爺借來十粒明珠，他們前來劫取，真要是給了他們，大人的官司完不了，一家人也得全死在西川，錢義遂仗着胆子說道：「好漢爺，我們也不是說假話，既然你已知道我們公子爺借來十粒明珠，可是我家大人負屈含冤，被押在富順就仗着這十粒明珠去買大人的命，好漢爺你是江湖道上的英雄，求你高抬貴手，饒了我們，能够放我主僕，就是保全了一家人的性命，可憐我主僕現在除了那十粒明珠，再沒有別的奉獻，好漢爺你饒命吧。」

這個匪徒正是姜大人冤家對頭活閻王邱桐鳳打發來的，這是川邊兩名巨盜，堵着艙門的叫鑽天鴿子馮奎，他是個出身飛賊，姜公子從永寧起身到涪陵求救，他帶着他表弟水蛇喬天壽，就跟綴上，姜公子借到十粒明珠，他已經查得明明白白，本想暗中盜取，只是姜公子把這東西放在貼身之處，主僕二人又寸步不離，無法下手，好容易今夜停船在金沙崖下，是一個荒僻的地方，鑽天鴿子馮奎，和水蛇喬天壽，那肯把這個機會放過去，因為再有一天的功夫，船就到了富順，不好下手了，所以鑽天鴿子馮奎，水蛇喬天壽立時在這裏動手，請想這家人錢義哀告他有什麼用，他往艙門裏一闖，口中說着：「不識抬舉的東西。」這口搖山動已遞過來，照着錢義胸前便扎，錢義手中提着刀，趕緊一閃身，這口單刀往外一掄，噹的一聲，倒是撩在鑽天鴿子馮奎的搖山動上，可是錢義那裏有他腕子的氣大，單刀竟被崩出手，這鑽天鴿子馮奎，一抬左腿砰的一聲，踹在錢義的左肋上，僕通倒在右邊的船窗下，這時姜英傑，見賊人已經闖進艙來，高聲喊道：「管船的快來，這裏有賊。」可是這時鑽天鴿子馮奎哈哈一笑道：「不要命的東西，你還有什麼用。」他往前一上步，姜公子猛然往起一縱身，向右邊船窗撲去，自己打算先逃出艙去，就是落個落水而死，也不願落在賊人手中，但是這時那鑽天鴿子馮奎，那裏會容他穿出艙去，左臂輕舒，一把抓住姜公子的後背上，往同一甩，把姜公子摔在船板上，這時在掙扎之間，那盞油燈也被碰倒，這鑽天鴿子馮奎，把手中的搖刀動向姜英傑胸前一點，喝聲：「你敢掙扎，我要你的狗命，你那明珠在那裏趕快獻出來，敢再遲延老子的刀可不容情。」姜公子是個文弱書生，那裏禁得住匪徒這麼持刀逼迫。

逃又逃不脫，船家一個也不肯答聲，分明無望了，只有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好，你真是趕盡殺絕，你劫我姓姜的這種錢，老天爺也要報應你。」伸手從懷中把那十粒明珠的包兒掏出來，往艙板上擲，鑽天鷄子馮奎伸手從艙板上拾起，剛要打開看時，那錢義被踹的暈過去，此時緩緩醒過來，他看姜公子已把明珠取出，這一來，這大人的命也不能保了，自己還活個什麼勁，他悄悄的把自己單刀抓起，雙手掄刀向馮奎後背砍去，其實鑽天鷄子馮奎正在注意姜公子所取出的明珠是否是真的，錢義這一刀足可把他砍死，不過船艙裏地勢雖然還能施展，可是艙頂子沒有那麼高，這一刀掄起來，刀尖子竟碰到艙頂子上，噹的一聲，鑽天鷄子馮奎，猛一轉身，掄搖刀竟往外墮這口刀，可是錢義是拚命的動手，全身的力量用足，雖則刀尖子被碰一下，這口刀依然剝下來，馮奎往外一封，倒是被封出去，可是刀尖子依然掃在他的右肩膀上，衣服割破，皮肉上劃了一道血槽，鑽天鷄子馮奎殺機陡起，他順勢往外一遞這口搖山動，嘍味一聲，扎在錢義的左肩窩上，錢義哎喲一聲，翻身栽倒。

姜公子見錢義毀在賊手內，痛不欲生下，也不想活着了，手底下隨手一抓，竟自摸到了一個放食物的提盒，照着馮奎砍去，這馮奎一閃身，隨手一刀向姜公子砍來，姜公子那裏閃躲的開，這一刀正砍在姜公子右肩頭後「哎喲」一聲，倒在了床上，鑽天鷄子馮奎可不知道兩人死活，東西倒手，人已經料理了，他趕緊穿窗，匆匆的把綢子包兒打開略看了一下，裏面果然是十粒明珠，向艙頂子上巡風把守的喬天壽招呼了聲：「併肩子，油水已然到了手中，咱們扯污吧。」這兩個巨盜竟縱身穿下船去。

## 八 俠女懲暴

他們也是坐小船跟綴下來的，知道動手時船家不敢干涉，可是跟着必要發作起來，離開金沙崖下不遠，就有水師營駐防的巡船，天黑夜間他們怕往回下趕，走不開，所以鑽天鷄子馮奎，水蛇喬天壽到了岸上，直奔金沙崖下逃去。

這船上錢義和姜公子被馮奎砍傷，這兩人全不是致命傷，那錢義被扎傷肩頭倒在艙板上之後，他雖說傷不輕，終因年富力壯，在這種生死關頭，還支持得住，這事關係着主人全家性命，他當時咬着牙，不敢出聲，匪徒出艙後，他已悄悄爬起，肩頭的血，一個勁兒的往外流着，匪徒穿上岸去，他更聽到姜公子呻吟之聲，知道公子尙沒喪命，現在他可顧不得了許多了，他跟着闖出艙門，鑽天鷄子馮奎水蛇喬天壽因爲事主全傷在刀下，沒有什麼顧忌，上岸之後，走的不怎麼緊，那喬天壽更向馮奎說道：「師兄，你可得仔細些，咱們別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，珠子別被他們換了，那個跟頭我可栽不起。」馮奎道：「船頭上我看了一下，不致於假，咱們前面清靜地方仔細看一下。」這時錢義在狼狽負傷之下，竟自跟綴下來。

這錢義，他認爲這明珠被劫，老大人一家就等於置之死地，再沒有生全之望，自己跟隨公子，前去東川求救，夫人還一再相託，叫我照顧公子，如今遇到這種變故，雖不是我的力量所能禦防，可是我和公子空着手回去，有何面目見大人和夫人，回到岷江也是看着他們死，還不是這時以死相拚，跟綴着匪徒，反正他們有落腳之處，只要天亮後，人多之處，我

喊喚起來，倘能把他擒獲，把明珠奪回，豈不救了老大人一家性命，不顧自己身上傷痕的疼痛，在後面跟綴下來，這兩個匪徒，鑽天鷓子馮奎水蛇喬天壽，認爲事主已經全被打傷，這荒江野岸有誰來管閑事，兩人決沒急急逃走，所以錢義，才得從容跟綴，走上金沙崖頭，錢義從道旁的叢林密青中隱蔽着身形跟綴下來，鑽天鷓子馮奎，水蛇喬天壽遂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，兩人全把兵刃放在身旁，馮奎把明珠的包兒取出來，就看月光把包兒打開，提着這串明珠，兩人在仔細看，這種珠子的色澤顆粒，竟全不是平常所能看到的，馮奎喬天壽讚美不置。

那喬天壽說道：「二哥，此番我們賣了這麼大力氣，把東西得來，獻給灶頭，好歹得酬勞我們一番，真要是對我們沒有一點酬勞，那可他冤了。」那鑽天鷓子馮奎哼了一聲道：「二弟，你別癡心妄想，咱們這個瓢把子，不是什麼開眼的生兒，他認爲咱們平日吃喝穿戴全是從他身上得來，應該給他賣命，臨打發我們出來時，他不是把話墊在頭裏麼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時，我們賣命是應該的，把這串明珠獻與他，咱們往後看，真要對咱們沒一點人心，趁早我們另打主意，難道在他灶頭上還要吃一輩子麼，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，咱們過去，江湖上不能立足，暫時在他這裏潛縱避禍，稍避風聲，現在咱們還怕什麼。這兩人說着話，馮奎把明珠放在包上就要包起。

錢義從道旁林木中已然轉到近前，眼中看到鑽天鷓子馮奎手中的明珠，他竟自不顧死活，猛然穿出去，向馮奎手中去奪明珠，錢義這種舉動豈不自己送死，被馮奎一抬腿踢在他

胸口上，倒在青石旁，馮奎把這穿明珠掖在懷中，水蛇喬天壽已把劈水刀抓起來，這時錢義掙扎着往起一爬，喬天壽掄起刀來，朝着錢義的雙腿上刺去，錢義翻身一滾，刀尖子已經掃在右跨上，又砍傷了三寸長一道傷口，鑽天鶴子馮奎這時把搖山動抄起，向喬天壽道：「這小子真是自己找死，竟敢跟綴下來，索性把他料理了以除後患，一不作二不休，趕到船上把那個也結果了，叫他們落個痛快。」這鑽天鶴子馮奎手黑心狠，他一俯身用搖刀動就向錢義的後心扎去。

就在這口短刀往下落之間，突在身旁崖頭上一聲輕叱，一條藍影帶着一股子勁風撲下來，鑽天鶴子馮奎知道背後有人暗算，他把往下扎的式子往左一帶，身軀由右往後一翻身，竟見一條黑影落在面前，仔細看時，竟是一個一身短裝的少女，藍綢子短衫，藍綢子中衣，藍絹帕包頭，身形落下來，竟自喝叱道：「大胆匪徒，竟敢在金沙頭下圖財害命，有你柳姑娘在此，豈能任你橫行，還不把兵刃甩下！」鑽天鶴子馮奎，見這位姑娘赤手空拳，可是去邊這道崖頭高有三四丈，他竟往上面飛縱下來，這種身形巧快輕靈，定有一身極好的功夫，馮奎按着先下手為強的心，他猛往前一撲，掌中的搖山動，向這姑娘身上猛戮，這馮奎下手不算不快，可是這位小姑娘往旁一閃身，左掌向馮奎脈門上便切，一撲身右掌也同時向馮奎胸前便擊，馮奎一刀刺空，趕緊往下一矮身，肩頭往左一斜，這口短刀往外一展，向這姑娘雙腿上砍去，這位姑娘往起一聳身，竄起六七尺來，往旁一落，那水蛇喬天壽見突如其來的這位俠女，在赤手空拳之下，馮奎一連兩刀沒傷着他，知道是個扎手的人物了，他也一聲不

响往起一縱，掌中劈水刀，向這俠女背上砍來，這位姑娘一翻身，脚下用「繞步盤旋」，反轉到水蛇喬天壽的右肩頭後，一掌向喬天壽的背上打來，喬天壽這一刀劈空，俠女的掌反向背上打到，往前一騰身，竄出丈餘遠，喬天壽一翻身，壓着劈水刀向這邊招呼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咱們是各走各的路，我們弟兄在金沙崖下拾這小買賣，與你什麼相干，我們哥兩個做好了一碗飯，你要往碗裏攪沙土，這個違反江湖道的規矩，我們豈能與你善罷干休，你趁早報出「萬」兒來，也好打發你上路。」

這位姑娘吓的啐了一口道：「你還口口聲聲是江湖道上朋友，你柳姑娘住在金沙崖，也不是一年半載，水旱兩面的綠林道，沒有敢在你姑娘眼下任意猖狂的，趁早把所劫的東西獻出來，萬事皆休，如敢倔強，恐怕你逃不出俠女柳貞貞的手去。」這水蛇喬天壽一聽這姑娘報出「萬」兒來，「岷江俠女」早有耳聞，不過他們這幾年在自流井灶戶上作活閻王邱桐鳳的死黨，從來沒有在線上做過買賣，可以說跟她井水不犯河水，想不到今夜偏偏撞在她手內，恐怕決不能善罷干休了，向馮奎招呼聲：「併肩子，她敢挑咱們買賣，還不把她料理了等什麼。」馮奎答了個「好」字，兩人一口搖山動，一口劈水刀齊撲上來，兩下夾攻，齊往俠女柳貞貞身上便砍。

這位岷江俠女一縱身，已經倒縱出丈餘，口中喝叱了聲：「胆大的匪徒，給你們留面子，你們反倒不知自愛，要想以多為勝，叫你們嘗嘗柳貞貞的厲害。」說話間往藍綢子短衫下一探手，撲騰的抖出一條兵刃，竟是一條金絲索子槍。



這時鑽天鷓子馮奎，他仗着一身小巧功夫，在江湖道中出了名的身形輕快，腳下一點地，騰身而起，飛縱過來，遞掌中搖山動，向俠女身上便扎，俠女柳貞貞右腳往後一撤，身形猛然一轉，這條金絲索子槍已然抖起，金龍歸海，這條槍抖得筆直，從上往下猛砸下來，馮奎掌中短刀扎空，索子槍到，忙往左一閃身，這時水蛇喬天壽也從右側撲過來，他是連人帶刀一砸下，身形往下一落，劈水刀向岷江俠女後腦上劈來，岷江俠女金絲索子槍砸空，後面的金刀劈風之聲已到，左腳往後一滑，右腕子一帶，這條金絲索子槍橫捲過來，烏龍捲尾，反向水蛇喬天壽的雙腿上纏來，喬天壽趕緊往起一提腰，騰身縱起，避開這一槍，鑽天鷓子馮奎挺身而進，從俠女的左側轉過來，遞刀向肋上便扎，柳貞貞身形微閃，刀貼着肋下扎空，左手抄金絲索子槍的槍身，甩槍頭，向馮奎的面門上便扎，馮奎身形往下一撲，用力的一帶，身形矮着一轉，左腿用掃堂腿，向俠女雙足上掃來，這俠女倒蹀七星步，身軀往右換步移身，這金絲索子槍，猛然一挫腕子，反向馮奎的肩頭上鞭打，馮奎趕緊一低頭，索子槍帶着風聲，擦着他的頭皮掃過去，水蛇喬天壽的劈水刀，趁勢砍下來，俠女柳貞貞右腳往左一上步，身一斜，霸王卸甲式，翻索子槍往後捲，嘩囉一聲，這條金絲索子槍捲在喬天壽的劈水刀上，喬天壽再想撤刀那還來得及，俠女柳貞貞往後一坐腕子，竟把劈水刀給他奪出了手，往起一甩這口刀，飛起半天，喬天壽往外一縱身，鑽天鷓子馮奎身形往前一撲，他用足了力量，這口搖山動竟向俠女柳貞貞的左肋上猛戮來，柳貞貞左腳往外一滑，玉蟒倒翻身，左手一抄索子槍頭，甩槍尾，這一下正打在馮奎的右肩頭上，他這口搖山動幾乎撒手，一斜

身縱出去，俠女柳貞真噶叱了聲：「匪徒，就這麼逃走，沒有那麼便宜的。」往下一矮身，身形還沒縱起，鑽天鷄子馮奎竟自一斜身，一支喪門釘直奔柳貞真的咽喉，同時那水蛇喬天壽縱出去，也打出一塊飛蝗石來，兩邊的暗器，不差先後，俠女柳貞真向後倒着一縱身，這兩件暗器竟完全從右肩頭打過去，鑽天鷄子馮奎，此時已緊自縱身，奔山坡下金沙崖逃去。

俠女柳貞真喝聲：「你那裏走。」一揚手兩粒五芒珠打出來，那馮奎身形正自縱起，那裏還躲得開，被五芒珠打傷了脊背，但是這種暗器輕，鑽天鷄子馮奎還要掙扎闖逃，這位岷江俠女，身形往起一聳，一個燕子飛雲縱的輕身法，如一縷輕烟，已經撲到，鑽天鷄子馮奎的身後，這條金絲索子槍也隨着抖起，往下一落，砸在山道上，碎石飛濺，這種聲勢逼人，俠女柳貞真更厲聲喝叱道：「你敢掙扎闖逃，叫你立時喪命在索子槍下。」那馮奎那還敢再逃走，一擰身，倒坐在山道旁，他却冷笑着向岷江俠女道：「二太爺落在你手中，殺闖存留，還不在你處治麼，只管動手，二太爺決不會皺一皺眉頭。」那水蛇喬天壽此時，已經逃出十餘丈遠，他念在江湖道義氣，見馮奎已經落在人家中，自己那好逃走，遂也停身站住，岷江俠女厲聲向馮奎喝叱道：「鼠輩，你劫奪人家珠寶還不獻出來，難道等我動手麼。」馮奎他那肯就把那串明珠拿出來，冷笑說道：「你想要那串明珠麼，二太爺在動手時早早拋了，你要命只管取，要珠子沒有。」

岷江俠女蛾眉緊蹙，杏目圓睜，說了聲：「好大胆匪徒，生死已落在你姑娘掌握之中，

你還敢這麼狡詐。」說話間把金絲索子槍已然回在腰間，立刻向馮奎厲聲說道：「姑娘在江湖行道，不到萬分不得已時不願殺生害命，可是你這鼠輩，到此時還敢這麼狡詐，柳姑娘索性成全你吧，我叫你不死不活，一輩子作個廢人。」說着話右掌駢食中二指，往鑽天鷄子馮奎的肩井穴上一指點去，馮奎那變強梁的漢子，竟自哎喲一聲，肩甲骨已經卸了，岷江俠女還要伸手點他右肩頭，那馮奎實在任不住勁了，並且知道這種手法的厲害，這種分筋錯骨，只要手法用上，過一個時辰不給合上，這個人就要作廢了，馮奎頭上冒着汗，高聲說道：「俠女請你住手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我已經栽在你手中，你又何必趕盡殺絕，我把珠子獻給你就是了。」這鑽天鷄子馮奎戰戰兢兢的伸手從懷中把那串明珠的包兒取出來，丟在地上，岷江俠女把包兒先檢起來，打開看了看。這時那錢義在先前俠女現身動手時，他知道自身的危險太多，不敢稍微掙扎，此時看兩個賊人已經被俠女制服，他竟忍着傷痛爬起來，踉蹌走過來，往女俠面前一跪道：「你真是救命恩人，我們大人一家老幼能够活下去，全是俠女之賜。」錢義叩頭不已。

俠女柳貞貞把這珠子包遞給錢義道：「你看看短什麼不短？」錢義看了看，向岷江俠女道：「就是這點東西。」俠女柳貞貞哼了一聲道：「便宜了這匪徒。」一俯身把馮奎的左肩頭抓住，右手往他肩頭上一按，這馮奎也是江湖道橫行的匪徒，今夜可算丟盡了人，俠女柳貞貞這一給他合骨，疼的他又哎喲了一聲，可是動手之間，骨環已經給他合上，俠女柳貞貞向他說了聲：「鼠輩，從今以後，這岷江一帶，不准你們在這條路上作買賣，敢背我言，定

取你的狗命，趁早逃命去吧。」這馮奎掙扎站起，含羞帶愧走出四五丈去，却回頭來看，向俠女柳貞貞道：「女俠今夜你放我馮奎逃走，你不後悔麼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我們到手的買賣，你硬給挑了，跟不共戴天之仇是一樣，我馮奎是綠林道中好朋友，明人不作暗事，我有三寸氣在，必報此仇，你害怕留後患，還不如現在把姓馮的了結了，倒是乾乾淨淨。」這時岷江俠女柳貞貞却冷笑一聲向馮奎道：「該死的鼠輩，姑娘體好生之德，饒了你這條狗命，你要想報仇，只管放開手，姑娘再遇到你時，也就是你滅亡之日，再敢放肆，我要給你留些暗記了。」鑽天鴿子馮奎說了這幾句場面話，他可再不敢說那些激怒俠女的話。只說了聲：「後會有期。」踉蹌的順着山道往下走去。他那同黨水蛇喬天壽，趕緊接應他，那馮奎這條左臂此時還不能動轉，喬天壽扶着他，狼狽往金沙崖下逃去。

這裏岷江俠女向義僕錢義招呼道：「珠寶依然物歸原主，你們船既然在江邊趕緊回去吧。」錢義忽然想起，驚慌失色的站起來，向俠女柳貞貞道：「恩人，事情可還不妥，我們的船就在江邊，我家公子，也被匪徒打傷，這兩個匪徒逃下山去，路過江邊，心懷不憤，就許再下毒手，我們公子又是半死的人，那會逃出他們手去，我得趕緊趕回去。」岷江俠女聽到錢義的話，認爲果然有些不妥，向錢義說了聲：「我先行一步，要看看這兩個匪徒是否尚不甘心，你要趕緊下山，不要耽擱才好。」柳貞貞也匆匆從山坡下飛奔江邊。

離着山下還有六七丈高，已經可以望到江邊的一切，一眼瞥見那水蛇喬天壽，獨自一人飛奔江邊那條客船，那馮奎却順着金沙崖向西逃去，俠女柳貞貞十分憤怒，腳下一點騰身而

起，倏起倏落，已然撲了過來，那水蛇喬天壽也就是剛登船板，俠女柳貞貞一個燕子穿簾式身形飛縱起來，也往船頭上撲去，就在這身形一落時，那水蛇喬天壽已然覺着，他故意的不回頭，裝作不知道俠女又起來，往前微一騰身，他已到了艙門口，俠女柳貞貞，怒叱一聲：「好個大胆匪徒，你姑娘掌下遊魂，你還敢來送死麼。那喬天壽一個鷓子翻身，一塊飛蝗石向俠女面門打到，相離的又近，他身形翻的疾，俠女緊自低頭，飛蝗石擦着包頭打過去，真是險到萬分，可是俠女右肩頭往後一甩一斜身，左掌竟向水蛇喬天壽的左肩頭上打去，砰的一下，那喬天壽身形騰起，落入江心，俠女柳貞貞更要翻身竄下船去，追趕那喬天壽，水花一翻，那喬天壽往上一冒，踏着水招呼道：「好了頭，咱們今生今世這個仇別想解了，接着二太爺們的吧。」柳貞貞探手囊中，要用五芒珠傷他，他往下一沉，已經從水中逃去。

這時錢義也從山坡那邊跑過來，但是他帶傷疾馳，力量已經用盡，才到岸邊，竟自一腳摔在那裏，暈死過去，俠女柳貞貞忙把錢義扶了起來，連拖帶架，架上船來，這岷江俠女招呼船家出來，出事後船家隱匿在後船，一個個動也不敢動，此時聽得招呼的聲音，更有水手們從船窗外望，看見匪黨們果然全逃走了，這才由後艙出來，俠女柳貞貞叫他們點起燈火，進了大艙，只見姜英傑正在掙扎着從床舖那裏站起，但是身上血跡染滿，把錢義也放到艙中，俠女柳貞貞叫船家趕緊燒來熱水，從囊中取出一個藥瓶來，更取出一包藥粉，先給姜英傑錢義各服了三粒丹砂，然後又給他們裹傷服藥，錢義已然醒過來，姜英傑此時也緩過氣來，看到一位年輕的姑娘這麼忙合着給主僕二人治傷，姜英傑如在夢中，向錢義招呼道：「

錢義，我們主僕二人還在人間麼？」

九 賣珠被陷

錢義此時痛定思痛，淚流滿面的向姜英傑道：「公子爺，我們主僕二人兩世爲人，若不是這位女俠相救，我們只怕全死在匪徒之手，就是微倖保住這條性命，明珠只要被人劫走，救不了老大人的命，我們也難活下去，這真是天不絕人，蒼天有眼，我們不要忘了這位女俠的大恩大德。」錢義這麼說着，姜英傑看到這位岷江俠女柳貞貞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柳眉杏目，在嫵媚中有一種英挺之氣，想不到這麼一個年輕姑娘，竟能把這種江洋大盜殺退，奪還寶珠，救了主僕的性命，真是再生之德，沒世難忘了，姜英傑也忙向俠女致感謝之意。

柳貞貞大大方方的向姜英傑道：「公子不要這麼客氣，我不過是一個江湖女子，練得一身武功，盡我力之所能，爲人間雪不平，你主僕二人適逢其會，停船在這裏，這種荒村野岸，正是盜賊們下手之地，也是我和你們有這一段緣法，我從昨天坐船到東川，無心發覺你們這隻商船有匪黨跟蹤，他們形跡掩飾不住，不過看你主僕的神色，滿面愁容，正在有一件極爲難的事擾在心頭，匪黨們這麼緊綴不捨，我恐怕不是平常的劫掠情形，所以對你們十分注意，果然這兩個賊子竟這麼下手，原來公子身邊懷有寶珠一串，這正所謂，漫藏誨盜，賊子們奪取這串明珠，看起這種珍玩貴重的東西足以招禍，你主僕二人不要就攔，還是趕緊起身，你們這船到什麼地方，還有幾日的行程？」錢義忙答道：「我們的船只到西川永寧地

面，並沒有多遠的路，大約後天晚半天就可以到了。」姜公子也忙說道：「這次匪徒劫取這串明珠，若在平时，我們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，這種身外之物，無足珍惜，現在這串明珠，關係我一家生死，恐怕匪黨不是平常綠林中人物，大約另有主使他們的人，這串明珠倘然不奪回，家父只有屈死在富順，落個冤沉海底。」岷江俠女柳眉一蹙，忙問道：「尊大人遭到什麼冤枉官司，難道是被人陷害麼？」

錢義遂把姜文翰老大人因為清查鹽政積弊，整頓私販私運，那知竟觸怒了綱商灶頭和鹽運使，把我們老大人看成眼中釘肉中刺，自流井一帶一百七十五座灶戶竟全被灶頭活閻王邱桐鳳一手把握，這灶頭邱桐鳳手眼通天，上至鹽運使，下至灶戶以至綱商，梟匪全有結納，老大人是一個清官，只知愛國愛民，不懂這種地方已養成一種難以破除的積弊，官商是上下其手，幾十年間就是這樣勾結，大人一到任，就和他們作了對頭，試想那會逃出他們手去，這才被他們定計陷害，把大人收入監牢，虧空了國庫幣銀四千餘兩，大人身為廉吏，故鄉雖有產業田園，遠水不解近渴，這才打發公子到親家那裏去求救，那裏因為道路太遠，現銀不好攜帶，贈給了我家公子這串明珠，變賣了好為我家大人贖罪，匪徒下手恐怕還多半是活閻王邱桐鳳差派而來，這次只要能够回建昌，把官款交上之後，還許逃得活命，這次我們大人能够生還故里，全是俠女之賜。」

柳貞貞聽錢義這番話，憤氣填胸的向姜公子和錢義道：「這班人真是暗無天日，姜大人雖則來西川不久，但是我們頗有耳聞，老大人為官清正，所到的地方，黎民百姓沒有不敬仰

的，我能爲這種好官稍盡一些力，倒覺十分快意，你主僕不要担心，這兩個匪徒狼狽逃走，已嘗到我的厲害，前途上諒不致再起惡念，你們把官款交上之後，趕緊攬撥着老夫人趕回故里，宦海風波，從來是險惡的，何必再和他們作這種惡對頭。」姜英傑公子連連答應着，這時天光已亮，俠女柳貞貞又給這主僕二人留了些藥，向姜英傑告辭道：「我走後趕緊叫船家開船起身，沿途上不要耽擱，須知老夫人和夫人等全都望眼欲穿，我日內或者也許赴富順一行，我要查看查看，這個活閻王，跟這班綱商和惡吏們有多大手眼。」姜英傑對這位岷江俠女這麼仗義相救，真是刻骨銘心，當時也不便多說那種無味的感謝話，因爲這種生死之恩，決不是口頭幾句話所報答的，此時見俠女已然要走，姜公子在敷藥治傷之後，精神已然振作許多，並且傷痕疼痛已止，遂向岷江俠女說道：「一切事我們自當遵着女俠的指教，官款交過之後，決不耽擱，定然催着家父早早離開富順，我們船到這裏時，還要登山拜謝女俠，並且叫家父也見見救命恩人，不知女俠可允許麼？」俠女柳貞貞微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件事可以不必了，我寄居在金沙崖上，因爲和兩川一帶綠林結怨很深，我們不得不防一班綠林道的暗算，我的住所，在金沙崖隱蔽地方，不是你們能到的，此番相救，完全本着俠義道天職，你們無須介意，把這麼一點恩看得這麼重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不能預定，我們將來或許有再會之期，我看公子還和老夫人早回故里爲是。」姜公子答應着，俠女柳貞貞告辭而去。

這時江面上船隻來往，不致於再有意外的情形了，吩咐船家立時開船，遭到這次意外的危險，當日趕不到建昌，這次停船，却停在有水師營的地方，第二日緊趕了一程，中午之



後，早早到了建昌，主僕二人算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現在姜大人的眷屬，已經搬出了衙門，住在附近三山街人和店內，姜公子回來，一見到老夫人，不由的痛定思痛，想到母子險些個成了隔世，姜公子是淚流滿面，把經過的事全說與了母親，夫人不住的念着佛，認爲兒子闖過這場大難，完全是俠女之德，母子二人商量好，官面上的事，時時有變化，當時也就不必前去到永寧府大獄中去見姜大人，索性把款項預備齊了，把官款交上去，姜大人自然出獄，免得事前把風聲散出去，萬一陷害的人再有反覆，豈不是自悞，母子二人商量好，立刻打點公子等安歇，老夫人對於錢義這種捨命報主的情形尤其是感激，他主僕二人雖然全受傷不輕，幸爾俠女柳貞貞所給的藥，靈驗異常，經過兩天的工夫，已然好了大半。

第二天姜公子惦着打點父親出獄的事，天沒亮就起來，梳洗完之後，仍然招呼錢義跟隨，到這永寧府的三多街去賣這串明珠，因爲姜英傑聽岳父馮子儀說過，這串明珠價值巨萬，稍則賣時吃些虧，總可以賣他七八千金，除去補繳官款之外，足可以够他們回轉故鄉的一切用度，姜英傑帶着錢義，連走了兩家珠寶店，叫姜公子灰心已極，他們對於這串明珠，不是挑剔顆粒不均，就是說色澤不好，所給的價錢，一家是剛够交官款，一家連官款全交不上，姜公子痛恨這班商人太刁狡不過，最後走到城內最大的一家聚德金店，姜公子把珠子一拿出來，櫃上人很和靄的把主僕二人讓在後面的櫃房中，他們仔細的看這貨色，一邊更說着價錢，這次出的價錢，姜公子認爲可以成交，金店裏一開就給了七千銀子，姜公子是非賣八千兩不可，兩下裏正在商量着價錢的工夫，突然外面一陣脚步聲响，姜英傑一回頭就怔

住了，只見進來三個人，兩個穿官衣，一個穿便服，一望而知是縣衙門人，這時本櫃上人也全帶着驚慌之色。

這兩個官人來到近前，向這聚德金店的人說道：「你們在收買的什麼？」金店裏把那串珠子一舉道：「這位客人賣給我們一串明珠。」官人伸手奪過來，看了看却向跟隨着穿便衣的人說道：「你看看可是原物，可得看清楚了，不許胡說。」那穿便衣的人把珠子接過去，看了又看點點頭道：「是一點不錯，數目也對，完全是原物。」這官人對姜英傑怒目橫眉的說道：「小伙子胆量不小，居然敢在本城銷贓，你真够一條漢子，現在沒有什麼說的了，放明白些，這官司認頭打吧。」這句話沒落聲，嘩囉一聲，一條鐵練已經套在姜公子的脖項上，姜公子掙扎站起道：「你們這是作什麼？」牽着鐵練的官人厲聲說道：「別裝傻，自己的事自己明白，案子已經犯了有骨頭的，認頭打官司，小伙子別栽在這兒，本城所出的兩處盜案，不問可知全是你一個人作的了，和我們打麻煩，可自找難堪，你要是够朋友，我也給你留了面兒，決不難為你，你只要和我們找麻煩，別說我們可對不起你們了，走吧相好的。」

那錢義一看這種情形，這真是飛來的橫禍，向前說道：「你們憑什麼鎖人，我們公子是有身家的人，你也得打聽明白了，這是鹽大使姜大人的公子，你們難道誣良爲盜，隨便的鎖人麼？」另一個官人揚手，「叭」的一下打在錢義的臉上，喝聲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，你也不是好人，」說話間，把錢義也鎖上，姜公子此時憤怨填胸，這真是運敗時衰，什麼逆事全遇

上，這官人分明拿自己當強盜辦了，和他們多廢話，也沒用，只有到衙門裏再講了，遂向錢義招呼道：「錢義你不要胡鬧，我們有家有業，東西有來路，怕的什麼，難道這永寧地面就沒有王法了麼。」說到這裏向官人道：「請你們不要凌辱他，有什麼事跟他們到衙門去說，國家的王法雖嚴，也不能治無罪的人，我們問心無愧，我認頭打官司。」

那個官人道：「你這麼說還像兩句人話，我們跟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我們是奉官差派，你們是案打實情，痛痛快快的走，決不難爲你。」姜英傑遂示意錢義不要再和他們囁強辯別，這種事反正自己的事自己明白，這分明是又有人主使出來，姜英傑垂頭喪氣，知道這件事不好辦了，明看暗看，他們人也多勢力也大，不從父親口中低頭認罪，對這班人甘敗下風，一家人非全死在四川不可了，被官人拉着鎖練，出走聚德金店，姜英傑那還敢抬頭，自己一個守法安分的人，現在被人家當盜案這麼辦了，那還抬得起頭來，被這羣虎狼官差，一直的帶到了富順縣縣衙。

帶到衙門裏，把姜英傑錢義擱在班房裏，從一帶進來，這班房中遂還有好幾個人，可也怪，決沒有人過來問問他們主僕二人打的是什麼官司，好像是早知道了一樣，一直的把他們蹲在班房裏，天快黑了，這才升堂傳他們，姜英傑和錢義倒全是見過世面的人，倒還不懼這三班衙役的威嚇，上得堂來，給縣官行過禮，縣官問過姓名年齡籍貫之後，立刻就追問起這件事，這十明粒珠，是從什麼人手裏取來的，這是本城富紳周子茂宅中失盜的贓物，縣官因爲姜英傑自己報出了是鹽大使姜文翰的兒子，縣官還故作好意向姜英傑道：「本縣決不能夠

誣良爲盜，說你就是生犯，你這種人決不會夜入人家盜竊價俱巨萬的細軟，不過現在是真贓實犯，你替達匪銷贓，也就够犯法的了，漫說你是鹽大使的兒子，你就是總督的兒子，這種贓證俱在本縣也無法開曉你，還不只於這十粒明珠本在尙被盜匪劫掠了許多珍貴之物，你趁早把這些東西全交出來，我憐念你年少無知，盡力的給你開曉罪名，只要敢在本縣面前狡展，你是自找苦吃。

姜英傑趕忙分辯道：「學生實在冤枉，這十粒明珠有來源，家父因爲官款不清，收押運使衙門，我們爲得補交官款，趕奔東川陪陵，我岳父馮子儀家中，挪移這筆款項，一時間因爲手頭不便，把家藏的十粒明珠相贈，叫我們變價補交官款，請縣太爺，只管調查，學生有一句虛言，願領主犯之罪。」姜英傑這個話不是白說麼，這種事完全是全謀陷害，一切安排好了的手段，衙門口又是最盛行刑訊的時期，縣官立刻變了臉，把公案一拍，喝聲：「好大胆的東西，太不要臉了，你父親貪贓枉法，私挪官款，所以才有你這種兒子，結勾盜匪，圖利銷贓，好言好語問你，你是決不肯招認，來呀，拉下去，先打他二十大板。」姜英傑再怎樣分辯，這如狼似虎們皂吏們，已經把姜英傑拉下來，按在堂門下，打了二十大板，姜英傑只有喊冤枉，縣官依然毫不留情，這次把姜英傑提上堂來，厲聲喝他看道：「姜英傑，你趕早放明白些，你不給從實招認，就是不成，你自己也想想，就憑你，這麼個人，敢在我堂上挺刑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硬的骨頭，你不痛快給我招認，我可要請大刑總治你了。」姜英傑此時心問口，口問心，眼前的情形看來，這是很顯然的，綱商灶頭以一手佈置的，他安心誣

良爲盜，我就是死在他刑具之下，恐怕也就是白把命送了，何況衙門口這種大刑，尤其是擔不了，不由冷笑一聲，向上說道：「縣太爺，我不認，你決不肯放手，你也沒法交代，我又何必叫你多費事，你隨便寫吧，我姓姜的劃供，我們一家人，來至四川算是自趨死路，憑我們父子二人，惹得起誰，縣太爺這麼作事，就是把我姓姜的監斃了，恐怕還有主張公道的人不容你們。」縣官一拍公案道：「姜英傑你敢相言，我打完了你再說。」姜英傑道：「算了吧，全是作官的，作官的落到這種下場頭，你看着不寒心麼，你又何必非把我折騰死不可。」這時堂上錄供的，他們真個胆大，竟自替姜英傑寫了一篇供狀，叫姜英傑按手印脚印，那個錢義尙跪在一旁，始終沒向他多問，此時他却忙的喊着：「少爺，這種供狀你認不得，你是一個良家子弟，這一輩子你還做人麼。」縣官一拍公案喝道：「好大胆的東西，我不向你身上追問，已經恩典了你，你還多口，拉下去，打他二十大板。」這個錢義這麼兩句話，授了一頓好打，大約連掌刑的歪受了賄買，手底下非常重，打得錢義連連喊着冤枉，可是這裏已經叫姜英傑按着手續辦了，姜英傑也把那供狀略看了一下，這縣官當時就是出手反手，方才他明明說還有許多別的贓物，向自己身上追問，此時只有這十粒明珠承認是由盜匪手中收的贓物，再也不追問別的了，把這主僕二人，釘錄收監，這種冤枉官司，真叫暗無天日。可憐店中的姜夫人好容易盼得兒子東川求救，借得親家的十粒明珠，只要兌換成了銀子，就可以給姜夫人贖罪，姜夫人盼着，只要這場官司摘脫完了，一定要竭力的勸着丈夫姜文翰，早離西川，從此再也不作官了，那知道兒子帶着錢義出去，一直到天夕時候，還不見

回來，姜夫人十分焦燥，可是自己是一個從來不和外面交接事的人，也沒法去探問，不過這種事在本城只要一發生，立刻是街談巷議，傳遍四城，店房中更是一個極雜亂的地方，這種信息那會聽不到，何況姜英傑又不是平常人，鹽大使的兒子，竟因變賣贓物被收進縣衙，店房中是紛紛議論。

姜夫人住在小跨院中，眼看着天已經黑了，自己只好站起來，到跨院門口招呼店家，伙計們早聽見了這件事，此時姜夫人一招呼他們，向店家問：「這縣城中全是那裏有金店？」店伙就知道姜夫人問話的意思，遂向姜夫人道：「老夫人，你是惦記着那位公子爺和那位管家出去沒回來麼，這可不算我多口，因為你住在店中沒有照應，並且是一個官宦人家，大約他們兩人許出了事。」這姜夫人一聽立刻幾乎急得暈倒，扶住門框，忙向店家問：「你聽誰說的？」店伙道：「街上全傳嚷遍了，鹽大使的少爺帶着值錢的東西，在聚德金店兌換，被縣衙門的人，當時帶走，大約他所帶去的東西來路不明，老夫人你不用着急，像你們這種人家，還會有別的情形麼，你這裏還有什麼親戚朋友，我們可以替你去找一找。」姜夫人一聽這個話，這可真是逼人走向死路，丈夫已然因案被押，兒子和錢義再被縣衙拘捕，剩下我這麼一個無能的女人，怎樣活下去，姜夫人竟自放聲痛哭起來，店伙倒也看着姜夫人遭遇太可憐了，並且他們也全是當地人，自從姜文翰的事情發生以後，到處裏風言風語在說着，本城中人差不多全知道，這位鹽大使姜大人非碰大釘子不可了，你決鬪不過這種勢力，這裏關於鹽務上的事情，從上到下，是一個整個的，若干年來，沒有人敢過問，就憑一個鹽大使，非

要 and 這班人作對，這不是自找晦氣，果然風聲一天比一天厲害，結果落個一敗塗地，店家們也知道大致的情形，現在他們倒深怕這位老夫人一個看不開，店中再出了別的事，店家也是受連累，不大工夫，連店主全過來，全是婉言勸解，姜夫人哭了會子有什麼用，拿出兩串錢來交給店伙，煩他去打聽打聽，究竟姜英傑錢義是否真個被押縣衙，

店主忙的向姜夫人道：「這點小事你不用管，你們一個外省人，來到這裏，人地生疏，現在又沒有親朋，你往後用錢的地方多着呢，只要夫人你放寬心，別往死路上想，我們開店的全是粗人，不懂的官家的事，可是也會聽別人說，究竟你們老爺和公子犯不了什麼大罪，就讓是押個三天五天的，也總會放出來，並且老太太雖然不能辦事，本地沒有人，你們一班親友是多的，你可以寫信，這裏航船方便，這些事我全能幫你的忙，你只要能够看開些，有什麼事，只管向我招呼，咱們先打聽打聽縣衙門情形再說。」這店主立刻叫伙計到縣衙去探聽，姜英傑出事的情形。

## 十 運署警奸

伙計去了很大的工夫回來，店主可是先把他叫住，不叫他一直到跨院去報告，這人和店也是一個大客店，他們是不斷的和衙門口交接，雖談不到交情總有個認識，伙計是很容易打聽，把姜公子收案後，一堂就劃了供，告訴了店主，店主忙的向伙計說道：「這種話，你可千萬別向那位姜夫人實話實說，我們只好先瞞哄他，說實在的，現在他們算是走到絕路上，

可是人家總有一班親友，或者就許人有人來，替他打點這場官司，不過一個老太太心腸窄，你把實情告訴他，真要尋了短見，雖則我們不怕什麼，於咱的買賣總有影響，再說也關係着德性，到這種情形，不能見死不救了，何況也拿着咱們什麼，並且連店飯錢也不會欠下，在人力上多幫些忙，先告訴他，他們少爺被押縣衙，也是一時晦氣，所拿的東西，和地面上最近出的事，有些牽連，縣衙門調查清楚，自行釋放，決沒有多大麻煩，這樣的說，那老夫人有些指望，還可以不致出了意外。」伙計們也因為姜夫人是一個慈祥的老婦人，他們遂答應着店主的囑咐，到了跨院中，照着店主的話，告訴了姜夫人，就這樣姜夫人想到兒子和錢義全被收押，自己是舉目無親，只有急得痛哭不止，伙計們不住的勸着，竭力的往好處開導，這一來，店家是不斷的到這小院中殷勤照應，他們隔一會必有人來看看，姜夫人也明白店家的心意，是恐怕自己尋了自盡，遂向店家說道：「你們只麼照顧我，我感激不盡，你們只管放心，我決不作那種糊塗事，你們全這麼好心好意的關照我們，我不能够害你們，我就是真到了不能活的那天，我寧可死在運使衙門和縣衙門堂上去，我不能死後落罵名。」店家仍在勸着道：「老夫人不要這麼想，事情決不會弄到那步田地。」姜夫人因為店家不放心，自己倒不便盡自的哭，給店家添麻煩，惹得同店的客人嫌喪氣，天色已經不早了，差不多二更左右，姜夫人反倒好言好語的告訴店家，不用懸念着，我不見出他們爺兩個的起落來，我不能那麼糊塗，你們辛苦了一天，歇息去吧，明天我還有好多事煩你們呢。」店家這才答應着退去。



可憐姜夫人，孤零零，冷清清，到這時店中也到了最清靜的時候，前後院的客人，差不多全已歇息下，姜夫人，獨對孤燈，思前想後，想到眼前的事真是茫無頭緒，姜大人被他們陷害收押起來，已經够慘的了，如今兒子英傑，又遭到官司，連個錢義也一同收押起來，現在剩我一人，這西川地面，除了那辦交代沒有出來的荀師爺，還能找誰，萬也想不到來到西川弄到這麼一敗塗地，這那裏是作官，簡直是送死來了，看這情形，一家人連尸骨全不能還鄉，外人是不知道，我是深知丈夫從出來作官，只有從家中弄出錢來，墊補挑費，就沒有從任上往家中帶一個錢，這麼問心無愧，憑着良心來爲國爲民，反要落成這個結果，這好人就應該這樣，一班貪賊枉法，營私舞弊的，一個個反倒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，完了，世上沒有天理了，這位姜夫人此時也是怒急，只這一句話他連續自言自語，念了好幾遍，簡直一個人要急癡了，也不肯躺下睡，只對着案上一盞孤燈，落着淚的怨天恨地，忽然隔扇門輕輕一响，竟有人說：「有天理。」嚇得夫人一哆嗦！呀了一聲，只見隔扇門前，站定了一個長身玉立的姑娘，一身藍色的疾裝勁服，絹帕包頭，肋跨革囊，在這麼深更半夜之下，姜夫人是嚇壞了，戰戰兢兢在問着：「你你……你是鬼麼，我願意死。」

門邊這個姑娘柔聲說道：「老伯母，你不要怕，那裏來的鬼，我是人，請你把心神穩定。」夫人因爲這個姑娘說話很安靜，自己把心神穩定一下，顫聲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這姑娘往前湊着道：「老伯母，你不要怕，我可憐你現在孤身一人，拋在店中沒人照管，你太可憐了，我是柳貞貞。」夫人哦！了一聲，驀然想起，這就是兒子東川求救歸途中險遭盜劫，

被一位俠女柳貞貞所救，夫人放心了，胆量也壯了，趕忙從床上下來，顛巍巍的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就是岷江俠女柳姑娘，你是小兒救命的恩人！」說到兒子的身上，不由想起眼前的事，痛哭直流的說道：「可苦死我老婆子了，想不到才脫大難，現在又出了事，我們一家人磨難重重，柳姑娘，我看世界上還有天理麼！」

這位岷江俠女柳貞貞伸手拉住姜夫人，請他床邊落坐，回身來把隔扇門掩好，也坐在了夫人的身邊，向姜夫人道：「老伯母，你不要盡自悲傷，異鄉作客，總要保重身體才好，此地的事情我也是才得信息，好厲害的一班惡魔了，他們手段竟這麼惡辣，我真不知道姜老大人怎樣害苦了他們，就這樣下毒手，老伯母，姪女認爲世界上總有公道在，我偏要看一看這羣惡魔的手段，我要盡我的力量，還你們個公道。」姜夫人此時真好像苦海中遇到了救生船，流着淚道：「柳姑娘，你能救他們爺兩個麼！」柳貞貞道：「老伯母，我從來事情沒作到，不便說那麼大話，反正我要盡力而爲，叫你們一家人平安離開西川地面，夫人你這富順城內，再沒有親友了麼。」姜夫人道：「我們來到西川接任不久，除了他父子二人，就是那個家人錢義，還有一個可靠的師爺，被他們也扣留在鹽大使衙門中，辦理交代，現在我們可以說是舉目無親，呼救無門，到了絕境。」柳貞貞雙眉緊蹙，向姜夫人道：「老伯母，你不要盡自痛心，逆來順受，沒有什麼人，也沒有什麼妨礙，現在只剩你在店中，他們諒還不致再向你身上作打算，這西川地面，你們等不得了，這一帶的情形，叫人太痛恨，簡直是弄成了一片黑暗世界，好人是沒有立足之地，在這裏立足，就得和他們同流合污，萬一他父子能

够脫身縲紲，老伯母你要勸着那位姜大人，他也該明白明白他一人在這西川地面敵的過他們麼，他有心澄清吏治，懲辦貪污，爲那些終年受苦的鹽民們造福，他應該仔細把這一帶的種種不法情形搜羅證據，細查他們上下勾結的實情，應該離開西川再去辦就對了，他想在這虎狼羣中要想把他們吃慣了的肥肉，奪出來，他們那會不下毒手，這種無法無天的情形，真是一言難盡，老伯母，你一切事往開想些，至遲在兩天之內，必有起落。」姜夫人道：「柳姑娘，你要怎樣下手呢？」

柳貞貞站起來道：「老伯母，這些事，恕我不能奉告，你這在店中靜待佳音，我必要盡力而爲，我不能盡自在在此耽擱，恐怕店家來撞見不便。」姜夫人也隨着站起道：「好吧，我也不再多問了，姑娘，你對我家這麼盡力相助，救我們於危難之中，我現在也不便說些感謝的話了，再生之恩決不敢忘。」柳貞貞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不是老伯母你們請出我來這麼作的話，我要叫你看看究竟這班惡人他們逞強梁行霸道，仗金錢，使勢力的結果如何，老伯母你好好安歇，我走了。」說着話把隔扇門輕輕拉開，更說着：「不要往外送。」可是姜夫人已經跟到門邊，只見這位俠女柳貞貞已經到了小院的當中，回身向姜夫人一揮手，已經如一縷輕烟縱上屋頂，眨眼間已失踪跡，姜夫人看到這麼一個年輕的姑娘竟有這種本領，自己不禁起了無限生機，認爲丈夫兒子或者能够脫過這步大難，自己趕緊把隔扇門關好，這一夜的工夫，姜夫人愁懷暫展，倒能够安然入睡了，按下姜夫人這裏不題。

且說這位岷江俠女柳貞貞，認爲這種冤枉的官司，完全出自鹽運使金子壽他的勢力造

成，永寧道建昌道，全是他勢力所及之地，這地方上行政官員全受他主使，任他的調度，就仗着他有極大的靠山，有用不盡的造孽錢，釜底抽薪，只有先從他身上下手，那灶頭邱桐鳳也留不得，不過這種人他終不會指使官府爲他所利用，所以俠女柳貞貞離開三山街人和店之後，略辨方向，一直的撲奔本城內一條五福街，這鹽運使衙門，就在這五福街的中間，也是本城中的繁盛的所在，此時已經三更過後，縣城中在這時寂靜異常，除了查街的幾撥官兵不時的在街道上來往着，商家住戶早入睡鄉，俠女柳貞貞穿房躍脊，沒有多大工夫，已到了運使衙門附近，此時已經深夜，衙門前一帶，也是冷清清靜悄悄，除了幾個守衛的緝私營兵丁，這種時候再沒有人出入，柳貞貞往運使衙門的西牆翻進來，連越過兩道院落，這一帶全是黑沉沉，柳貞貞辨着衙門中的形勢，此時只有直奔運使官眷所住之處，設法把他宅中的人駕動起來，自己方好下手；起翻過西面一道寬大的院落，眼前的情形，和前面所見不同了。

前面是一道三合房的大院落，這種房屋建築的非常講究，屋中燈火輝煌，院中還不斷的有差人在出入着，已經到了三更過後，怎的他一個運使衙門，還有什麼公事可辦，柳貞貞才翻上廂房的後坡，只聽得正房門口那裏差人們連喊着兩聲：「送客。」跟着從正房裏一連出來兩個人，全是衣服華麗，有幾個跟人，提着燈籠引領，在正房門口，有一個穿便服的，向這所走的客人，略微客氣一下，立刻退回去，這兩個人一直的走出去，這裏的一班差人，一陣忙亂，聽他們低聲說着話，已然聽出所走的這兩人，全是本城鹽綱公所有力量的人物，在正房門外的兩名差人，正把兩支燈籠點起，互相在低聲說着：「好好的伺候着，大人這就回

內宅了，我們今夜還算沒白辛苦，屈二爺手頭是真大方，咱們每人總有二兩銀子可分。」說話間，正房裏有一人招呼着：「點燈伺候。」跟着走出一名年輕的小跟班的，推着風門，後面走出來這人，大約就是鹽運使金子壽了，在燈光下，看他年紀也就在五旬左右，這份相貌就帶着十分狡詐，果然是個很難惹的人物，兩名差人，燈籠引導，從這正房的旁邊一個月洞門走出來，一直的往北連越過兩道小院，往偏着東轉了一下，後面是一個很大的院落，院中還種着許多花木，五間正房，全帶走廊，兩名差人引領着鹽運使金子壽，差人們到了上房的台階下站住，却向上房招呼了聲：「大人回來了。」裏面立刻有人答應是女人的聲音，却是兩個十五六歲的丫環，把風門推開，把這鹽運使金子壽迎接進去，這兩名差人，提着燈籠立刻退去。

柳貞貞把這院落四週查看一下，靠那月洞門外，只有一名兵丁守衛，跨着腰刀，站在門外，可是決不往院裏去，因為這個院子很大，從月洞門到正房，足有六七丈遠，院中沒有燈火，柳貞貞遂撤向偏着東邊的窗下，把紙窗點破一小孔，往裏偷窺，只見這屋中陳設得十分華麗，點着三支紅燭，在離開窗前不遠，放着一張月亮桌，上面擺着精緻的酒菜，一個四旬左右的婦人，生得十分俊秀，不過眉梢眼角，帶出一種天冶之氣，和這鹽運使金子壽不大稱配，因為兩人的年歲總差着十幾歲，兩個丫環在一旁伺候着，在這種時候，他們却吃起宵夜來，俠女柳貞貞看到這種情形，越發的憤恨，這種東西，貪賊枉法，刮盡了民脂民膏，他拿着這種血腥錢，作他這種窮奢極慾的享受，那個婦人執壺勸酒，滿臉生春，含着笑的向金

子壽道：「大人也太辛苦了，今晚三更全過了，像大人這種爲國爲民的作官的，真少見呢。」那金子壽似乎很得意，一手捻了捻唇上的黑鬚，喝了一杯酒帶着笑說道：「鹽綱公所這些人，禁不住什麼風波，一點小事，他們立刻不安起來，這有什麼，脫不過幾個不知自愛的人物，他們妄想在我手底下興風作浪，簡直他們是有些活的不耐煩了，可是鹽綱公所的綱總屈有慶，他却一口咬定說是最厲害還是那新從京裏下來的巡鹽御史，恐怕要出麻煩，此人分明已經到這裏，突然失蹤，竟說是進省了，他們非逼迫着我向省城裏問一下，早早的安置好了，萬一出的是非，再想對付也恐怕弄得外面風聲不好聽，這種情形不是多慮麼，不過他素日爲人很好，並且這也是關係着岷江一帶鹽政的大局，我倒也不好不聽他的話了，已經往省城裏走了一份信件，他們倒肯花錢，又大大的破費了一下，好在這些事全出在他們身上，我不過是從旁幫他們些忙而已，我用完了的印章，你可要收起，這兩天事情很多，不要亂放，還是收在印信一處，取時方便。」那個女人却笑着說道：「大人也太小心了，內宅裏的東西，任什麼也不會丟了的。」可是說話間他已經站起，從窗前一個書案上，拿起一個檀木的小盒，走到靠後牆牆角，把手中所拿的東西放入一個金漆立櫃中，外面却又加上一個精緻的銅鎖。

岷江俠女，此時見這金子壽，態度上十分難看，這女人更是十分獻殷勤，自己不願意看他們這種下流情形，並且月洞門外那名衛兵，也不得不隄防一下，撤身離開窗下，從院中的花木陰中，到了月洞門邊，見這名衛兵，正在來回的在門邊走着，柳貞貞往月洞門的西邊撤

了撇，一聳身，單臂跨住牆頭，伸手從囊中取了一個硫磺彈，看準了月洞門外，偏着東邊的一片夾道的轉角處，抖手打出去，這種東西，只要一落地，哧的一下，是一溜藍火，趕到撞到牆上，這個火彈立刻炸開，一二尺長的地方，一片藍火苗子，不過工夫大不了，眨眼即逝，這種東西只能在平常的人面前弄這種手法，久歷在江湖上的人，是一望即識，決不不過他，可是這名衛兵，他却驚疑得幾乎失聲嚷出來，噲的一下，把腰刀拔出來，提着刀一直的撲奔夾道轉角這裏，還不住的連聲咳嗽着，俠女柳貞貞一按牆頭，下半身往起一飄，已經翻出牆外，輕輕落在地上，那名衛兵正在用刀不住的向地上逐漸消滅的藍火苗子去撥着，柳貞貞一縱身，已到了他背後，右手輕輕向這衛兵的項後叭的拍了一下，這衛兵啊了聲，一回身，柳貞貞撲的一把把他右手的腕子刁住，跟着右掌駢食中二指，向他「啞門穴」上猛戮了一下，這衛兵只喊出半聲來，就已經閉住，乾瞪着眼，張着口說不出話來，柳貞貞伸手把他這口刀奪過來，左手向外一送，這名衛兵撲通一下，已經倒在牆角，柳貞貞低聲喝叱：「你敢動，我要你的命。」自己試了試他這口刀，刀鋒還頗爲犀利，遂趕緊把這口刀插在自已背後，把這衛兵的號衣撕下一角來，塞入他口中，因爲點他的穴道，用的是輕手，過不了半個時辰就能緩過來，更用這衛兵的頭布撕開把他手足捆好，順着夾道往前查看一下，這一帶再沒有人，趕緊翻身回來。

到了上房下，一看窗上的燈光已暗，從窗孔往裏看時，這間屋內，已經收拾乾淨，因爲上房是一連五間，桌上仍留着一盞臘燭未熄，這分明是他已經到裏邊暗間入睡，柳貞貞一縱

身竄上了窗台，試了試上面的窗戶，只把木筭拔開，就能掀起，柳貞貞輕身提氣，竄窗而入，落在了迎面的書案上，把那支臘台往旁挪了挪，飄身落在地上，躡足輕步，湊到了裏間的繡花帳帘前，聽了聽裏面的床舖大約是靠後山牆，但是依然還聽到低微的語聲和笑聲，柳貞貞柳眉緊蹙，自己趕緊離開，因為師門規戒至嚴，自己更是一個清白女兒身，這種骯髒污濁事，尤其是要躲得遠遠的，事逼出此，不得不在這裏留戀，趕緊到書案前，現成的文具，拿了一支筆，也不管他是什麼文件，扯過一件來，振筆疾書，在上面給他寫了兩行字，回身到了牆角，那金漆立櫃前，上面有一個黃澄澄的金鎖，自己握定了這支金鎖，腕子上一用力，輕輕一响，已把兩個銅鼻子給擰斷，把這支鎖，隨手放在茶几上，輕輕把立櫃的門開了，只見上層正擺着這鹽運使金子壽的印信，和他的圖章，柳貞貞全把他搬出來，完全放在迎面書案上，柳貞貞這時却到了暗間門前，向門框上輕擊了兩下，低聲招呼：「太太，你快出來。」一連招呼了兩聲，趕緊把身形撤開。

裏邊那個女人，他認爲是他貼身的大丫環小翠的語聲，連的問着：「小翠什麼事，你這死了頭深更半夜你又鬧什麼，」柳貞貞不答他，握着刀靜靜的等待，裏間一陣衣裳縷縷之聲，跟着這位太太竟自掩着衣襟，向外間走來，一掀門帘往外一闖，柳貞貞用刀向他面門上一恍，這位太太不是金子壽的正室，可是金子壽却把他當作正太太的看待，並且因爲也與官聲有礙，所以誰也不知道他的出身，他此時吻了一聲，一轉身，往回下逃，柳貞貞一把把他頭上的青絲抓住，用手中這口刀味的一下，把他頭髮全割下來，一抬腿，把這位女人踹進



屋內，他在一聲慘號之下，連唬帶疼，已經暈死在地上，柳貞貞回身來把這口刀猛向書案上一戮，扎在了書案上，更把這女人的頭髮，壓在了印盒子下，縱身竄上書案，仍然是穿窗而去，這麼作，也決不取他一草一木，這只要看金子壽他要命不要命了，這俠女柳貞貞毫不遲疑，趕緊退出運使衙門，去尋自己的老父紫鬚叟，好預備動手對付活閻王邱桐鳳爲這一方鹽民除此惡傑。

這個鹽運使金子壽他本也沒睡實在，半夜中突然有人叫他這名愛寵，他認定上房中沒有人，除了下間的兩個丫環，連僕婦全不在這屋中，他是一個養尊處優的人物，宅中一切瑣雜事他是決不過問的，那知變起不測，這位太太竟自遇到了意外的事，趕到一摔在地上，並且喊出聲來，明間裏桌上窗扇又連聲的响，這金子壽也唬壞了，他還在疑心太太是失腳摔倒，口中一連喊連房中兩個丫頭，他也趕緊披衣下了床，把床旁茶几上的油燈撥亮，趕到看到了太太摔倒的情形不對，這金子壽不禁的哎呀怪叫起來，兩個丫環也被喊醒，全跑過來查看時，看到太太頭髮散亂，並且摔得也很重，趕忙的一陣連連的招呼，金子壽一看這種情形，就知道毀了，他趕緊從裏間出來，一掀門帘，一眼就望到書案上的一口刀，和自己的印信，他不住躁腳道：「太毀了我！」他認爲最要命的是自己的印信，這種東西失了，自己的前程就算斷送了，趕忙的撲到書案前，不管別的，先把印盒子抓起，他一提印盒子放了一半心，趕忙的打開，只見裏面的鹽運使印依然尚在，這金子壽口中不住的念佛，可是看到那一堆頭髮，也够他怕的了，此時裏間那位太太已然緩醒過來，不住的哭着，可是金子壽跟着已經看

到書案上的一張公事展開，上面墨跡淋漓，口中還不住的連喊着：「反了反了，」可是趕到他仔細往這份公事上面一看，上面的字寫得大，可是十分潦草，仔細辨認之下，只見上寫着：「欺心昧理，陷害廉吏，勾結市儈，營私肥己，不顧國計，不顧民生，貪婪無恥之徒，難恕一死，姑寬時日，冀汝猛醒，並限一月內自行離任，使岷江一帶鹽民走向生路，生死任爾自擇，敢違吾言，相見之日就在目前。」下面署着「岷江俠女」四字。

這個鹽運使金子壽他看到這張字蹟，簡直是噤若寒蟬，木在那裏，屋裏邊此時鬧得可熱鬧，兩個丫環，把太太已經扶上床去，那大一些的丫環小翠，已經看到太太的頭髮全被割斷，肩頭也被割傷，他忙的跑出來，向金子壽道：「大人還不趕忙招呼衛兵們，這分明是有匪人了，」金子壽被丫環這一招呼立時警醒，他哼了一聲，看了看眼前一切，向丫環小翠說道：「不要胡鬧，去告訴太太，傷痕只要沒有多重，叫他先不要哭，不要緊，我們只要能活着，就很便宜了，告訴太太忍耐一些，我有要緊事和他商量。」說着話金子壽竟自把印信和自己的圖章全行收起，把那口刀也拔下來，放到一旁，趕緊的到了裏間，去安慰着太太照顧他查看他的傷痕，全沒有什麼礙命的地方，可是這位太太已經痛不欲生，頭髮全被割去，他認爲沒臉活下去，這個金子壽勸了一陣，可是太太依然不肯再活下去，金子壽只好把兩個丫環打發出去，他向這位太太附耳低聲說了一陣，兩個丫環再進來時，太太已經不再哭了，這金子壽也不再睡了，可是趕到五更去近，前面月洞門外那裏竟自嘩噪起來，金子壽趕忙打發了頭出去查看，不過駭厲的囑咐，上房的事一字不准題，丫環回來向運使報告：「衛兵夜

間，在門外守夜，竟不知被什麼人把他捆上，連刀也被奪走，始終沒看清捆他的人面貌，」金子壽却是毫不動容，反把那口刀藏起，傳下話去，衙門中沒有什麼損失不必聲張。

天亮之後，這金子壽竟自早早起來，到前面辦公，他立時把姜文翰提到他面前，一變他已往那種狂傲無禮的情形，好言安慰，說是：「鹽井上灶頭灶戶們所控訴的，據調查所得，他們舉不出充足的證據，你向他們有勒索的情形，可沒有事實，這班灶頭灶戶們，出了名的刁狡異常，現在我很明白你是十分冤枉，不過對於你革職查辦的公事已經詳到部裏去，我們全是作官的人，我有一分力量，必要使一分力量開脫你，現在我把你釋放，容你出去，也好籌指款項，把你大使衙門的官款補交上，將來你或者官復原職也未可知，但不知你能用多少日子，才能把這筆官款交上。」

姜文翰此時尚不知道兒子姜英傑和錢義也遭了官司，他是安心要離開這一帶，好設法懲治這羣貪官惡吏，遂向鹽運使金子壽道：「運使這麼體恤我的冤枉，我在這裏實無法籌措這筆巨款，只有回籍變產。」金子壽道：「那麼你具限找保。」姜文翰道：「除了把我的人扣押，我沒處找保去。」金子壽道：「姜文翰我是特別恩典你，咱可不許沒良心，公事上只要交代的下去，我倒信得及你跑不掉，你具結吧。」姜文翰對於金子壽這種情形真是莫明其妙，公事上說不下去，當時就這麼含糊的具結完案，釋放出衙。

姜公子和錢義也從縣衙中被放出來，並且留在鹽大使衙門辦交代的苟師爺，也被放出來，姜文翰和姜英傑錢義苟幼棠陸續的全回到三山街人和店中一家團聚，趕到這一家人全算

97

是劫後餘生，自有一番痛心，姜文翰更知道了兒子也險遭不測，後來姜夫人告訴夜間岷江俠女來店中慰問的情形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這全是俠女之力，苟幼棠向姜文翰道：「這種事，我們幸脫虎口，這裏可決呆不得，還有凶患，大人，咱們是趕緊起身，離開是非地。」姜文翰也認爲這種地方不易呆下去了，好在姜夫人還有些私蓄，走還走得了，在當天就立刻起身，離開富順縣，到江口僱船，乘船起身，打算先回江南，那知道，那裏會走的脫，金子壽狡詐萬端，那活閻王邱桐鳳已經發動一班黨羽和梟匪們中途邀劫，至於這一家人是否又遭毒手，只好在續集中再行敘述。

(完)

一九五〇年四月版

岷江俠女

著者 鄭 證 因

出版者 建 文 書 局

發行者 建 文 書 局

上海北京西路四六〇弄一一〇號

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